

汶上縣志

下冊

宦蹟

人物

雜誌

藝文

汶上縣志卷之五

知縣任丘粟可任創修

宦蹟志

叙曰為政於邑小試下廼尼父欲以宰天下則何
必全牛已解乃識奏刀之節耶故自孔冉而下如
邢周諸君即槩有偉伐足光汗簡然匪以專惠汶
人抑安得而私之惟是樂樂利用識不忘云耳
噫輿人之頌不減於舊令尹之告也如以俟傳循
吏之擇採乎則猶托之空言也已

周

孔子

魯定公九年以孔子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途道不

拾遺器不雕偽一年四方則焉定公
曰學此治魯何如對曰雖天下可矣
再耕召孔子為司空即耕耨卒於官因葬
馬墓在西門外感原橋
側至宋始遷於東原

唐

邢審容

字惟肖穆宗長慶二年攝中都縣事博學
能文聘新聖廟又經北室為師儒函丈之

修更初兩序俾潔已進
所者處之以藏息焉

宋

周師中

南陽人哲宗時知汝上縣為政寬猛適宜
奸惡無良善百姓之嘗取中行之義

刻準字池於堂又移建聖澤書院
以育生徒置聖堂以自勵午丁未知鄆州中

鄭周卿

襄邑人能詩建炎丙午丁未知鄆州中
縣連年與盜鏖戰憤然獨存時錄其功

元

杜潤

字彥文鄆城人至元壬申夏四月由尚書省
先曉今史出宰汶上始均賦役人咸稱平有訟者

之暇則率僚屬講論經史嘗修築魯溝而道至今便

侯德山

擢人為寔東漢尚書令侯霸裔也元初嘗
為武校尉非人彭義彬入寇山東大

震德山從方青崖擒形戮之黨餘悉縱歸農後加
武畧將軍行文上縣令先是群盜騷亂汶邑村落

率為兵火戰塲德山招集老幼收血孤登上者
寧復業者女不三年既廢而富又行境內過故戰

場見殘骨委積悉處之及從大
軍收撫河北與金闔亡於陣

孫繼慶

東平人為汶上縣尹黜冗吏釋冤獄興學
校學廢陸廣儲蓄寬租賦禁妖邪去後民

石立

卷之五

趙克讓

秦定間為汶上縣尹崇教化抑兼并惠窮職獨扶善良弭姦盜撫循勞未不負司牧之

皇明

史誠祖

於撫州人自洪武中為汶上令守已公燕勤

關

文皇帝嘗欲遷汶民數百於膠州公奏留之增編戶

濟寧

十四里及秩滿民萬餘赴闕請借馬於是公以

上

令錦衣密偵之見其釜有炊糜甌無斗粟衣冠粗

加至

四品服俸在任凡二十九年家於汶

馬驥

不敢西朝邑人成化間知汶上縣廉明方正人

官人至

今寃之

袁讓

善於撫字當道交薦其賢秩滿吏民奏留復

任後

以疾歸

孟隆

州人私治間由華縣調知汶上剛明果斷

嘉穀

之異

左經

任事州人正德間知汶上公正直寬仁誠

時流

賊劉七之變公設守備集鄉兵乃引蒲濤泊

水繞

城下威令嚴明編伍守禦寡勇敢者覘賊所

在發

勁矢射之獲前鋒一人剖其心以血澀酒盟

諸僚

屬先自飲馮有飛矢中公額公自拔矢取帽

時鄰

城多陷汶卒以全

孟洋

字望之信陽人燕明聖貞風度毅然以御史

在任

以言事忤權貴謫挂林教授尋量移知汶上公

洞照

群奸豪猾屏迹暮年而政平訟息且敬老卹

下賢俊今空同集中有九子咏云

郡相冠山西澤州人由紳貢知汶上公出時甫愈弱

綜理規條心允懼化清築城以衛民儲粟以救荒周

血鎮南幸百官恐失奉候惟剥下以備費公以身當

武宗鎮靜而待分毫以擾於民尋以憂去任圖書數

命識如已後百姓有默以贈錢納民尋以憂去任圖書數

韓惟倫浙江蕭山人嘉靖己未間由鄉貢知汶上

鮮摘發如神奸橫劇伏兩基及藩臬二司遇諸不

錯輒委重於公其地疑獄鞫即訊於庭未嘗不

立決也時童子為之誣曰清似水明如鏡鬼神聞

之亦響應其信服於民次入市肆橫索酒脯不當

事嘗與舟相競傷其卒諸軍遂鼓噪欲屠鎮民鎮

民各閉戶逃去公聞之令開肆如故因擇有膽畧

者耳語之曰侯吾求解於王將若移時不決當如

計行已而居民曳一卒至訴曰是盜吾什器公佯

怒此民去之無何又曳一卒至泣而訴曰是暴掠

自有律何得藉彼民我且掛冠入汶後矣主將

屈不敢復理傷卒事鎮民遂安馬又以汶後情保

欲行妨田之事規畫已定會丁外艱民欲感化橋

留時祀云

趙可懷巴縣人也始釋褐觀吏部政邑介蕭吳公

也宦遊者送無成績指為畏地諸君儻有顧也

盤錯者乎公應之曰為疆力精敏應曠若暇周悉

民隱公正不阿百姓擬之包孝肅馬知汶之則壤

額而黥民無所竄匿其田之錯入隣封懸寄他郡

者令自首實亦區畫而詳挾之已得地視舊額加
 五之一焉乃按諸瘠土取贏數遞增之於時上
 田十七相準有三易之遺又念更繇法歲為象
 懸其母數而匿其子或因肆為科索倍徙取之
 未屬厭始以丁權地絡明編法民得擾厠自合
 錢方給禁未中輟車絡繹公置索乃計歲會之需
 而後入地訟徵其直於官而代之以吏即厨傳旁
 賦不知擾矣公性復儉素布衣茹食勤於吏事未
 嘗入宿於邑寄食於爾乃以一餐耗數日之養乎
 公事至邑奇食於爾乃以一餐耗數日之養乎
 鬻攜飯如農家常食有宦家傭偶以事達於庭後
 數月遇公前驅曳是華服耶見循行阡陌見民家
 而答之曰法驅曳是華服耶見循行阡陌見民家
 列怒而朴之其能以勤儉率下織悉曲至如此
 則俗以風教為重婚喪之事不如制者為定其
 常且急於上元夜男女雜進公禁之甫漏下里閑
 然且急於上元夜男女雜進公禁之甫漏下里閑
 式之九鄉約保甲儲粟武備務求實效非徒學修
 文事稱塞而巳傳於故老者識性不具列云時有
 伏聽鹿庄察佐欲以上聞公曰召入京百務實政
 設祥端干名竟寢其事及召入京百務實政不宜
 失特怙迄今四十
 餘年如一日馬

張惟誠任清上隆慶辛未舉進士壬申由清河調
 重農務創置補助厥設牛五百有奇籽種千餘石
 凡農務之貧而不補耕植者皆得貸焉又以麥穀
 熟爭辦租稅市價驟減令下戶得兼輸粟布量概
 估直一準於市已則以粟布給庶人在官者抵代
 耕之糶民甚便之又建常平倉裁省諸費以為之
 本穀賤則平價糶之貴則平價糶之復慮郊外諸
 法以不能就糶於邑也賈保赤倉二十座皆如常
 定為數積里甲馬則改倉為常生大戶不起解鄉
 物不立官價其便與嘗為汶陽書院群士之秀者
 民以設富百廢俱興嘗為汶陽書院群士之秀者

民以設富百廢俱興嘗為汶陽書院群士之秀者
 物不立官價其便與嘗為汶陽書院群士之秀者
 定為數積里甲馬則改倉為常生大戶不起解鄉
 法以不能就糶於邑也賈保赤倉二十座皆如常
 本穀賤則平價糶之貴則平價糶之復慮郊外諸
 耕之糶民甚便之又建常平倉裁省諸費以為之
 估直一準於市已則以粟布給庶人在官者抵代
 凡農務之貧而不補耕植者皆得貸焉又以麥穀
 熟爭辦租稅市價驟減令下戶得兼輸粟布量概
 重農務創置補助厥設牛五百有奇籽種千餘石
 張惟誠任清上隆慶辛未舉進士壬申由清河調
 餘年如一日馬

誦習其中置社學二十四區為立社師掌諸鄉之
家訓馬甲戌入觀舉卓異有司二十五人公實與
之尋擢戶部主事百姓
多以之繼巴蜀趙公云

郭維澄南陽人也由選貢任汶上丞方潔自持視
尉協理公事不違退食尉具酒饌公無何肆持廉
吾宅中亦備晨炊少須之當共食也無不習甘脆

喜淡餐耳奉符香稅數莫可校藩司檄公監之及
還不持一錢奉符民致贖金公卻之持一紙囊取
荔芰數枚笑曰持此歸啗吾稚兒足矣已為忘者

兩陷以墨去邑人士寃之乃矢為詩歌
傾城而出餞之西郊外百姓或泣下馬

李坦延津人以廩生援例為曹州別駕萬曆癸卯
刑成猾胥馴伏方言於公容色和易識畧明達不事
而去百姓攀轅却外皆泣下馬乙巳治河汶之夫

役以三千計督河者議倍增之公時在側即代請
曰坦嘗署汶習汶事即編里視他邑為繁然周弊

極矣議遂罷其為汶
所省蓋不下巨萬云

劉桂直隸藁城人永樂初以鄉貢署教事端嚴卓
文皇帝駟蹕汶上親祭王彥章墓牲陳酒獻立索祝

詞時無夙構者莫不朱措乃以素冊授公命讀之
公應聲曰紛紛五季天挺人豪東仁蹈義氣薄雲

霄聞者驚異至今誦焉後遷秦府長史遂家於汶

孫清陝州人以鄉貢署教事沉默嚴重不喜紛華
問諸生有過閉簾修省自媿教化之不行也士類

裨之威於夏楚後校試卒於郡為兩邑之士所哀
慕

余珮字珍甫寧國人嘉靖末由歲貢教諭汶上倡
副野齊魯豪儁無遠近皆師事之監司強之署書

昌篆民有兄弟爭產者反覆開諭出於真誠其兄

宗野齊魯豪儁無遠近皆師事之監司強之署書

昌篆民有兄弟爭產者反覆開諭出於真誠其兄

宗野齊魯豪儁無遠近皆師事之監司強之署書

昌篆民有兄弟爭產者反覆開諭出於真誠其兄

弟恤泣遂羅訟張方之妻夫死自縊公聞之設奠如禮民為感動助葬事者凡五百餘家公在壽昌政暇即與諸生談道歌詩邑民化之每值宴會雅什相宣豔曲遂察其人至今思之公與貢受軒安國同為東郭先生高足弟子或以真擬正叔公擬伯淳其為時所推如此

按數年之事百不識一况其久馬者手嘉隆以前概無傳政亦文籍散佚故耳然盧茂之一介不取吳瀛之摘伏發奸李指之治劇徐璟張邦珍之惠下訓導晉暉齊雲之勤於教事故老猶傳道之而元令閻秉鈞當喪亂之後撫集流離興復學校舊誌稿載焉又豈忍使之遷滅無聞書於此附

武功附

叙曰張蒙谿有云文武之道猶陰陽貞勝知言哉居常則議保障遇變則思干城彼矢石之間豈盡以樽俎折衝耶五材並用誰能去兵武功弗可廢矣

漢

王梁字君嚴漁陽安陽人也為郡吏太守彭寵以於廣阿拜偏將軍建武三年拜前將軍四年春擊肥城汶陽拔之五年從救桃城破龐萌等梁戰尤力拜山陽太守鎮撫新附將兵如故

後梁

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昌人也為人驍勇有力能疾如飛而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天小兒何足懼哉莊宗在魏時以朱守殷守夾寨聞彥章為招討使驚曰彥章驍勇吾嘗避其鋒

守敵也。已為段凝等所傾。羅招討使勅還。築唐兵攻交州。又召使守捉東路。是時梁之勝兵屬段凝京師。止有保鑿五百騎。皆新募之兵。不用乃以屬彥章。而以張漢傑監之。彥章至。遂坊兵少戰敗。退保中都。又敗。與其牙兵百餘騎死。唐將夏魯可素與彥章善。識其音。見之曰。爾舉稍利。魯可素傷重。馬踣。被擒。莊宗見之曰。爾以孺子待我。今日服乎。又曰。爾善戰者。何不守州。而守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事已去。非人力可為。莊宗惻然。賜藥。以封其割章武人。不知書。常為俚語。謂人曰。豹死留皮。人留名。其於忠義。蓋天性也。莊宗愛其驍勇。欲全之。使人慰諭。彥章死。何而目見。天下之人。報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生何而目見。天下之人。乎。莊宗又遣明宗往諭之。彥章病創。則不能起。仰願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信烈乎。我豈苟活。遂見殺。年六十一。晉高祖時。追贈太師。墓今在漢橋側。化。

元

王禮字仲文。海州人。至元癸卯。江淮兵起。以禮為兩乃謀之。僚屬免冠。徒足走坦。山絕頂齋宿。禱於神。是日遂雨。

皇明

張當先。肥城千戶也。正德十五年。礦賊王堂由開拒張當先死。馬經壯。其節為文。以祭之。

汶上縣志卷之五終

汶上縣志卷之六

知縣任丘粟可仕創修

人物志

叙曰松栢不植小阜龍蛇必生大澤吾邑諸山自
岱西迤邐而來汶流紀之三湖滙焉山川之氣鬱
積磅礴豪雋踵興寧為異耶顧匹夫匹婦至性所
發通於明神亦令人心折鼻酸千載永慕則大丈夫
審所以自處者不問地靈矣

周

左丘明

魯之聞人也作春秋內外傳史不詳其邑
里然唐宋追崇孔門諸賢多仍桑梓為爵

號乃丘明封中都伯御賢祠
舊說主焉抑皆有所據云

汶上縣志

卷之六

榮啓期

琴而歌也孔子遇之於野見其披裘帶索鼓

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

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以行年九十矣是生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

之終也慶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漢

王輔

字公助東平平陸人也學公羊傳援神契常

災異魏吉車凶有驗不拜議郎以病遜安帝與祖堯之裔也伊尹在殷號稱阿衡因氏

衡方

字興祖堯之裔也伊尹在殷號稱阿衡因氏

清滌俗招拔隱逸拜議郎遷太醫院令京兆尹建

卒百賓館會莫不失聲泗水校尉受任決句離疾而

士燮

字威彥其先汝陽人也後徙蒼梧舉茂才除

國士人往依避難者以百數恥玩春秋為之注解

陳國素微與尚書令荀彧書曰交趾士府君既學

問優博又達於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

餘年疆場無事民不失業羈旅之徒皆蒙其慶雖

竇融保河西蜀以加之官事少闕輒玩習書傳春

秋左氏傳尤簡鍊精微吾數以咨問傳中諸疑皆

有師說今意思甚密又尚書兼通古今大義詳備

京師古見稱如此燮又表弟壹領合浦太守弟雋

類九真太守武領海南太守兄弟並為列郡雄

安遠將軍侯

封龍度侯

馬隆

字孝興東平平陸人也少而智勇好立名節

魏兗州刺史令狐愚坐事伏誅舉州無敢收

晉

者州以私財殯葬服喪三年列植松栢禮畢乃還
 一州以美談泰始中將興伐吳之役下詔曰吳
 會才宜得猛士以濟武功雖舊有薦異才力傑出
 足以畫名初將簡其尤異擢而用之充州舉陸精
 者悉以名聞將簡其尤異擢而用之充州舉陸精
 遷司馬督初涼州刺史楊欣之通帝州者乎陸進
 必敗俄朝嘆曰誰能為我計此虜通帝州者乎陸進
 憂臨朝若嘆曰誰能為我計此虜通帝州者乎陸進
 曰陛下若嘆曰誰能為我計此虜通帝州者乎陸進
 不任顧卿方略何如爾隆平之帝曰必能任臣當聽
 臣自任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間而從來率之鼓
 行而西稟陛下威德醜虜不足戒矣帝許之乃以
 隆為武威太守公卿論不足戒矣帝許之乃以
 隆募威要引弩五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固請自試帝
 至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固請自試帝
 扶武庫令與隆忿爭隆曰臣當忘命戰場以報所
 受武庫令乃以魏時杖充給非隆遂西渡温水賊
 意也因聽其選并給隆三年軍資隆遂西渡温水賊
 虜樹機能等衆萬計乘險遇則為鹿角車營路後
 則為木屋施於敵上且戰且前弓矢石賊負鐵而
 倒奇謀周發於敵上且戰且前弓矢石賊負鐵而
 行不得前隆卒悉被屏甲無所留礙賊斷絕為神
 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自隆之西音聞斷絕為神
 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歡笑詰朝召
 群臣言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也乃假節宣威
 將軍隆到武威虜人猝拔韓且萬幸善戎萬餘
 落歸隆前殺斬之涼州遂平又康初隆一隆為
 平虜護軍西平太守將兵又給康初隆一隆為
 屯虜西平太守將兵又給康初隆一隆為
 守隆令軍士皆負農器若向者虜不知備遂為
 隆所破畢隆之世不敢為寇太興初授東羌校尉
 精十餘年威信振於隴右時老諺曰馬羴校尉
 以舒揚鎮通親羌聚結代隆毀時老諺曰馬羴校尉
 免舒遺隆復職卒於官而著有風后握奇
 經一卷其贊述多所發明并寫陣圖於後

穆修字伯長郟州汶陽人幼嗜學不事童句有書

士如其詩於禁中者真宗問之或以修對上曰有

是上復何先是不修與謂有布衣之舊相與於漢

士一揜而退謂故卿之及東封詔舉齊魯經行之

上修願選賜進士出身調泰州司理察軍與衆

顯州文學拾軍罪蔡州明歲餘遇赦得釋久補

人好論斤時病試銷權貴或欲結白使往召修張

知白守毫有豪士作佛廟成知白使往召修張

載名於修書名士以佛廟成知白使往召修張

且曰吾卒糊口為旅人終不以匪人汚吾文也

相識修孝經喪記不為佛事老而益貧家負唐

以非日誦孝經喪記不為佛事老而益貧家負唐

本韓抑集修因巧於所為佛事老而益貧家負唐

京嶺之有儒生數輩至肆共取閱修始為之遂

渠輩若能讀一篇不失一句當以全帙贈之遂

其後尹洙蘇舜欽兄弟皆從之游修嘗師陳搏精

於易圖傳李絳之至邵雍大顯宋震又謂搏精

詩書記誌等數上首祖無修傳之周子云其所得

元

張昉字顯卿東平汶上人性縝密遇事敢言確然

實行憂建捕註誤甚衆者僚佐莫敢言昉獨不

出數百人實才之進幕職時兵後吏曹雜進不

文法東平曹即邑五十四民衆事繁簿書填委

無留滯物有將校死事以弟襲其職者至是單

張氏明絲五萬兩夜餽昉而飽之謝而家被火

乙卯權知東平府事以疾辭家居養母至元年

入為中書省左右司郎中甄別能否公其黜陟

無怨言三年遷制國使司郎中甄別能否公其黜陟

宰領不倚任集事尤號煩重防竭誠贊畫出納惟
謹賦不加歛而國用以饒防有識慮損益古納裁
定憲典時皆宜之名為稱職十一年拜兵刑部尚
書乞骸骨致其事卒贈中奉大夫祭知政事追封
東平郡公
謚莊憲

張孔孫字夢符其先出遼之烏若部父之純為東
平萬戶府參議因丐家於汴夜夢謂孔子廟

名既長果已而孔孫希憲居政府辟為掾及安童
為相禮重之授戶部員外郎出為南京總管府

判官時方議下褒獎朝廷急用兵孔孫謂今以越
境私罪朝論乘之金四道提刑按察司事尋陞

戰北道提刑按察副使行部巴陵有其家燒死者二
怒有司以真圖財殺入坐之孔孫原其情減罪至

元二司以真圖財殺入坐之孔孫原其情減罪至
十年終始如一乃除孔孫禮部侍郎尋陞尚書

八年為肅政廉訪司使蒞總管兼府戶所設學
有千斛賑饑民除名路太后者即上章謂宜悉

還細故從之召還拜集賢大學士中奉大夫高議
中書省事既請老還家拜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

夫致仕集賢大學士如故大德十一年卒年七十
有五孔孫素以文學名日晉琴工畫山水竹石而

騎射在精郡志作寓今據大德五年修學廟記
於此

曹元用字子貞世居阿城後徙汝上元用資稟俊

矚不寐憂其致疾止之輒成誦每夜讀書常達
以鎮江路儒學正考滿游京師翰林承旨閣復見

而奇之薦為國史院編修官御史基碑為擢書省
用初不習吏事而見事濟南張養浩同時號為三

右司掾與清河元明善禮部注事時累朝皇為三
俊除與奉翰林文字遷禮部注事時累朝皇為三

崩者猶以名稱而未嘗有謚號元用言后為天下
豈可直稱其名宜加徽號以彰懿德尚書省右

文二系志

卷之六

五

司都事轉員外郎及尚書省罷退居任城久之齊
 屬英宗躬修祀事衆延祐六年擢太常禮樂正卿
 服之制率所裁定務宗室前結綵為次英宗在上
 崩無室可祔乃於武宗室前結綵為次英宗在上
 涼召禮官集議元用言古者宗廟有寢有室宜以
 今室為寢當更營大殿於前為十五室帝嘉其議
 授翰林制陞直學士至治三年中織失之變賊
 黨赤斤鐵木兒獨不行曰此非常之變吾寧死不可
 曲從也未幾賊果敗人皆稱其有先見之明泰定
 二年授太子蒼善轉禮部尚書時宰執有欲罷科
 舉法者元用以為國家文治正在於此胡可罷也
 又有欲損太廟四時之享止存冬祭者元用謂論
 祀常蒸四時之享不可闕一乃食地震星變詔議
 惜費而廢禮十三年夏帝以日食地震星變詔議
 所以狎災者元用進言切中時弊拜中奉大夫詔
 林詩講學士兼經筵官預修仁宗英宗兩朝實錄
 又奉旨纂集令甲為通制譯唐貞觀政要為國語
 書成皆行於時凡制誥率元用所草文宗時草寬

恤之詔帝覽而善之賜金織文錦太禧宗禮院副
 使缺不可無者將大用之矣卒帝嗟悼父之贈正奉
 大夫江州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東
 平郡公諡文獻詩文
 四十卷號超然集

王思誠

誠字致道其先岷陽人也從汝陽曹元用游

察御史累疏時政多見聽納出僉河南山西道肅
 政廉訪司事陝西行臺欲躡鑿黃河三門立水陸
 站以達於閩陝移牘思誠令陝西河南省憲臣及
 郡縣長吏視之皆畏險阻欲以虛辭復命思誠怒
 曰吾屬自欺何以責人何以待朝廷諸君少留吾
 當躬詣其地衆股恐從之河沖灘廷諸君少留吾
 石錯九三窮舍驛徒行攀藤葛以進衆慙汗弗
 敢言九三窮舍驛徒行攀藤葛以進衆慙汗弗
 未之遂寢其議召修遼金宋三史調秘書監丞及
 為河間路總管磁河水溢決鐵燈干集民丁作隄
 年民獲耕藝歲用大給乃募民運碎覺治郭外行

道高尺廣倍之往未者無泥塗之病即廷生嘉

禾三本僚屬欲上進思誠曰吾嘗惡人行異政法

美名乃止所轄景州廣川鎮漢董仲舒之里也河

間尊福鄉博士毛養舊居也皆請建書院為陝西

行臺治書侍御史時紅中陷商州奪七盤進據藍

田縣距奉元舍惡誠會豫王反省院官於安西

王卸象洵懼無言惡誠曰陝西重地天下遺使求

繫馬察罕帖木兒河南名將賊素畏不決思誠曰

援兵弱旦夕失守谷將安歸乃稜書察罕帖木兒

曰河南為京師之庭戶陝西實內都之藩籬兩省

相望互為唇齒陝西危則河南豈能獨安乎察罕

帖木兒新復陝州得書大喜曰先生真有為國為

道之心思誠攜軍於鳳擅發之罪遂提輕兵五千倍

基中未嘗解衣同官潛送妻子過渭北思誠之夜宿

分守北門其屬聞事急欲圖苟免思誠從容論之

曰吾受國重寄安能定一方期戮力報效死之可也

自古皆有死在遲與速耳既而援兵破賊行樞密

院掾史田甲受賂事覺匿諫曰監察御史不從思

并繫其母思誠過市中見之曰監察御史不從思

况其母乎吾不忍以子而繫其母令釋之不以思

誠因自劾不出諸御史謂而謝之召拜通

議大夫國子祭酒卒六十有七謚獻肅

王毅字彙夫汶上人舉進士累官翰林學士承旨

兒還私蠱政難居保伏闕諫止不報鉄木兒中

傷平章後御史臺薦復召用仕至榮祿大夫中

政事

韓珪字文器汶上人由國子助教

馬之貞字叔其先伏波之裔也以功封於滄子

智略常使愛生國計為念信眉高談一坐盡傾至

元十七年為泗汶都漕運副使時控引江淮嶺海

供億京師自東阿至鮑清二百里舍舟而陸車輸

言引汶水屬御河使之貞按視之貞循行地形商

度功用參之眾議圖上曲折備言可開之狀政府
信其可成敷奏俞允使之貞等主其後須臾安
山之西南壽張西北行過東昌又西北至臨清達
御河共長九二百五十餘里潁河居民思之為立
馬石

辛有常以儒道鳴山東仕至

竇革字子野著唐書

按兩人生平履歷莫之能詳而行業文章亦不
可泯故附見焉

皇明

劉寧汶上人洪武中以監生任刑部主事剛毅廉

詔賜金幣勞之官至太僕寺少卿

張郟汶上人宣德中領解任教諭陞山西按察司

德慶知州母卒扶柩萬里步履而歸每過一山

骨立有芝草白兔之祥有司上其事於

朝詔旌其門後白鳳陽府知府致仕每朝賀大祭必

論徹先往肅服待漏馬公丰儀魁梧身長九尺言

楊銓字仲衡以例貢初授郟陽主簿廉介自持布

察司一年監司直其事出之而節彌勵馬所誣繫按

開府稱之云古人廉潔不過如此科第出狀其行

不於階下山東布政司令縣立清節坊表之

適縣令居代廉慎疾惡人仇能嗣其家差為尉

吳嶽字汝喬其先東阿人也遷汶上三世生嶽舉

文二系

起事右副都御史協理院事博吏耿介端方清操絕
 俗主事尚書致仕美千金吏以送納正色拒大
 美金即正餉也或餉積美千金吏以送納正色拒大
 體不尚苛細山澤人之稅及吏役班價舊供下堂
 器卻之用代厨傳人以為難保定在革十有六
 微發四山慶改元能應嶽具詔大察內吏判臣有
 疏入留隆代慶改元能應嶽具詔大察內吏判臣有
 府往考察去者科寢欲留之府抗聲曰臣視諸故
 閣臣林服其事遂寢欲留之府抗聲曰臣視諸故
 會約禮考諸書以行風俗為之一變卒年六十有
 七遺命子孫毋求與事於論特人容怒居常
 賜介庸平生孝反誠厚篤於倫誼素器無雕飾服
 尚列卓異愧若厚罰馬又奉身儉素器無雕飾服
 無裁綺歸自留都苦李蕭然也工為詩歌沉深典
 接容里人信其清苦不謂異也工為詩歌沉深典
 雅屏去色澤而取以自炫
 有里胡遺稿一卷行於世

王果

字景初舉正德甲戌進士授臨汾知縣察信
 史巡視陝西茶馬會歲大侵詔遣二中貴人分
 守蘭清果即上言窮邊饑歲民方救死不贍若額
 外設官勢必增派民將重困乞取回內廷供掃除

祖

宗官制總兵官趙文資墨恒法盜糧敗切私結
 倖魏彬為內援累經論劾皆寢不洽果論如法
 彰有國典彬竟罷鎮奉命巡按蘇松江南大饑
 多方振貸民賴以全入掌河南道協贊考察公
 汰點無所承望九所建白皆聞治體而未大擢
 長少卿申擊已陞院太僕寺少卿史協理院事
 右以卿丙申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協理院事
 亥銀即副都御史量戶給部食全活可勝計辛
 帑都御督漕於淮河苦災多輕從乃煩
 右御史督漕於淮河苦災多輕從乃煩
 苛嘔御史督漕於淮河苦災多輕從乃煩
 兌米開事例括積羨宿部尚書風夜畫乃煩
 畢議率鑿鑿可行不加賦而事辦丁未取贖悉心

子少保會有 詔買龍涎香久而未獲忌者因以

上滋不悅公御屬嚴殺無敢以私干差遣者曹事不

治必督過之不少假以詞色其才猷志行卓異者

則汲引延譽如恐不及即官化之莫不自厲多遷

為要職而不肖者不能無缺望兩淮鹽金解至者

數十萬主藏員外余善繼漏收兩典解者不取

匿具以首公奏抵善繼於理善繼忿對派言曰

鹽金惡法不當收公受典善繼者重賂故見抑耳主

事胡經嘗因公督過迺與錫經比而為之證經河

露以南人也禮文巧詆遂下錫經為科鄉信其嗾

厲汝進率其僚合疏論救悉廷杖禱職獄吏懼傳

致款成如錫指 上愈怒意且巨測因擊磬裂忽矍然疑其狂乃薄

謫公戍廣之雷州卒於貶所隆慶丁卯都給事中

辛自修等交章白其冤狀 諭系四壇遣官造葬贈太子太保

徐哲 字安縣知縣性純孝早歲食貧結髮事親

自負米物走塗市中親病轉禱天願代母之歿也

獨居齋室奉神主飲食繼繼之具如生儀比父歿

冬葬事遂廬墓側朝夕哭奠負土成崇丘焉嘗初

草中有瓜二蒂遂取以薦其舊誼弗私謂亡猶存

如順德經歷嘗檄石唐山事不以法律深刻為能

選外銀服關補建寧府適閩轄勾稽守之積誤為中

以首募當詣行臬司戴公鯨移書云其官孝孚中

外由是愈見知於上權僕不佞借許以國士宜勿

不妨農歲入以倍民思而祀馬其辭官歸下流水

且如洗布衣糲食充馬自足邑侯賈公皆致羊幣禮之

其門表 路迎 宇賓 賜舉 正德 戊辰 進士 授南京 兵部 主事

弟 庶平 務先 惠養 至制 馭胥 史則 操切 精嚴 治府 豈

第一 累官 陝西 湖廣 副使 河南 叅政 浙江 按察 使

賜告 罷開 命從容就道卒年八十
伏右 侍郎 命從容就道卒年八十
錢穀 侵冒 不可較迎 綜覈 有方 得無 山西 入為 兵部
擢會 都御史 巡撫 宣府 軍士 驕橫 往往 竄名 尺籍
左母 乾沒 尋性 副都 御史 疏乞 休忤 入為 兵部

王賢 字天性 嗜學 幼與 兄質 奉母 岳氏 之訓
州跡 入案 幾寸 許正 德丙 子與 兄對 據一 案九 氏之 訓
會諸 孝廉 徵問 書義 皆嘖 嘖不 前公 與兄 於辦 折按 數年

旨忘 形授 奕如 布衣 交公 常遣 一力 馳片 楮選 張為

人飲 背負 一囊 咸來 斗許 侯問 之日 此以 市酒 脯

耳侯 公負 還曰 今偶 非暇 異日 當之 曰此 以後 過訪 於

罷其 簡易 有古 風如 此以 公平 生多 著述 幻管 為南

十記 四書 說約 四十 作一 得錄 五十 作不 厭錄 六

一娛 公號 云五 平日 志集 鄉邑 諸事 論斷 之晚 以詩 酒白

王世 雍字 堯治 果之 子也 舉嘉 靖乙 未進 上初 授

臬與 客陞 夜五 鼓遷 卒遂 扶視 歸一 時與 李中 丞

璋子 諱馮 御史 恩子 時可 供以 孝稱 為世 所艷 慕

云晚 之作 怡怡 閣與 諸昆 游息 其中 又約 率其 會皆

故迄 今推 友誼 之篤 者必 歸焉

郭朝 賓字 尚甫 舉嘉 靖乙 未進 陝西 河南 副使 累至

浙江 左右 布政 使陞 慶辛 未陞 陝西 河南 副使 累至

尹拜 右副 都御 史巡 撫浙 江入 為戶 部左 侍郎 總

督倉 塲推 二部 尚書 滿考 累陞 敏吏 仕為 人老 成渾

朴雅 有器 局能 任大 事斷 決神 敏吏 仕為 人老 成渾

下寬 簡少 不為 苛細 其任 大司 奉羨 輒給 商能 轉粟 者各 留

而後 變於 小兒 以誣 指揮 所捕 因夜 入指 揮宅 廉其 枉狀

遂雪其冤其在兩浙收買料價修復破塘不使豪
 貴籍給子不使因累時江陵柄國銳心知其難不
 肯附和兩集廷議以請皆得報罷所省鉅萬羨者
 以持重稱之卒年七十皆賜論祭遣官鑿葬
 張綸即宣甫生而重瞳性端凝不好弄舞象之歲
 蜀山綸從志遊聖賢時諸名流日集湖吳公者講學
 屬意於綸然數詩試輒一第嘉靖癸亥始得歲舉
 道慶初秀木諸生贊一切謝不受日群諸生講
 清賦後三河城如斗大顧衝疲甚乃力任勞慙以
 強之名滿京東而督撫直指使者各飛章薦為
 三不撓三不知之語撫直指使者各飛章薦為
 奏衝疲更甚綸別如登不避通州水陸有
 言之用卓異擢戶部山西計不特一介調當道已
 上謂綸主劬餉省費數倍已督運惠通河一日
 運三萬石辛巳督儲易州條上六議覈實一議庫藏二
 議倉廩三議草場四議山脈五議覈實六議庫藏二
 俱報可載會計錄中綸出平允其收支俱不令
 有羨金入成德之而獨不厭中丞某太宰某之意
 保定粹楊某因二藏中之誣為江陵黨左遷爾府
 長史綸平生於書無所不讀而尤深於易嘗著三
 圖說圖書考撰著考格致所問易譚四書原多前人
 所未發其需術吏治為時所推重云
 王勣字無功氣宇端凝動履重於諸生時即以
 邑侯韓公雅重之致辭馬筮仕為嶺南令一洗積
 蠹有節省之實惠裁商丘誌中後以忻州刺史致
 仕及年七十餘丁內艱寢苦枕塊朝夕溢米白
 以禮經優老之文為解弗從也病革諸子人爭
 更衰猶法然曰吾服未闕希易不慚庶幾易簪之
 服衰而終其東禮之念至死不慚庶幾易簪之
 焉

白英老人也永樂中尚書宋禮尋勝國會通故道
 英獻計導百餘泉入汶築壩戴村橫巨五里

遇汝全流於南旺四百年來引東南之粟以實京
師皆英之力也今人備食於分水廟中又戴村設專
祠馬世以子孫一人給以廟食其視躋仕而無所
短長於世者何如哉故以附鄉先生之末
及按古者鄉先生既歿而後議祀於社故生者弗

孝義

董天知今開江貧民也父早世母彭氏甫二十八
以力作給養得甘脆行必負三十餘年非懈也又撫弟天祥
無從得甘脆行必負三十餘年非懈也又撫弟天祥
衣必成速時有負三十餘年非懈也又撫弟天祥
欲折爨則出薪作弟感勵遂復同居其孝友如此
偶遺者仍推之弟感勵遂復同居其孝友如此
乃不得聞於上小民感勵遂復同居其孝友如此
知評之蓋發於上小民感勵遂復同居其孝友如此

侯昱邑廬生也年十六歲丁內艱廬墓三載
洪武十八年奉旨建坊於門以旌之

馬威邑廬生親卒廬於墓
宣德中詔表其門

張郟傳見前

王廩父母早卒事祖父母以孝聞祖父母終
結廬墓側朝夕負土築墳六年始歸

徐哲傳見前

王璵字性至孝嘗為定州司訓恨已之不能
待於親也遣書工寫親舍圖朝夕凝望馬薛

文清公瑄見之乃題其額云先生累業居鄒魯禮
樂詩書紹先相夫子遺風除書緜綠組官在定州

親里自寬興上王閣路修拜為因甘肯缺晨昏故遣
千里餘百鄉七淺霽初分嶺上村輕烟乍點天壘柳

良工欲寫鄉七淺霽初分嶺上村輕烟乍點天壘柳
洙泗欲寫鄉七淺霽初分嶺上村輕烟乍點天壘柳

丹青欲寫鄉七淺霽初分嶺上村輕烟乍點天壘柳
洙泗欲寫鄉七淺霽初分嶺上村輕烟乍點天壘柳

生乃是純孝人思親對此融心神錦臣有日遂榮
養壽鵬更祝如大椿親聞昔日唐忠臣太有日遂榮
高嶙岫白雲孤飛繞親舍望之不覺涕零巾返馬
香名滿人耳先生豈不追芳塵願將此圖莫輕
子孫永作傳家珍且相與盤旋數日而後去及父
卒徒洗奔歸廬於墓左朝夕悲動竟得疾而終
王世雍傳見前

魏弘道邑庠生也竭力事親見父衰羸每祈自戒
母念之乃結廬於近壑及父歿訖葬遂廬於墓因
畢旋就母視飲食問安否內外不怠父病甫訖其
母又歿於禮葬吳公乃移文於縣表其門

張宗學死宗居民也兄宗儒嘗毆殺其僕遂論
乃赴縣自白於令曰僕乃學殺之泣曰兄尚未嗣也
引按自荷已而繫東昌府獄獄吏虐以冰牢三日
凍且死賂至暖盡日灌以薑酒始甦在獄九十餘
年後請灣王公掌內墓時為按東省者詳其事

韓邦用邑庠生也弟邦寵嘗味與行道得上得遺橐
五十餘金特選白之邦用曰此金必大戶
所遺也若中人之產盡鬻之不能償矣當俟其人
還之無何一人號泣而至驗問相符遂舉橐付馬
其人竟不受

相謝竟不受
驛卒性嚴厲數持之時卒年四十餘顛有二毛母
怒則跪而詎曰兒願受責幸勿怒我自傷也泣輒
數行下蓋有伯愈之風馬嗟于廝養卒之忠馬卒
之孝其事皆足光汗簡而名竟勝道哉天

按勝國時趙恒亦嘗廬墓田改住及王住兒各
以親疾卧冰割股者不在旌表之例故附見之

太祖令卧冰割股者不在旌表之例故附見之
列女

金

國偏妻劉氏 遇賊不撓而死

元

李如忠妻馮氏 名淑安字靜君大名宦家女山陰

氏生子任數歲而卒繼以馮生子仕一歲而如忠

引刀斷髮自誓不他適逾月遺腹生於官家曰

伏李氏相率來山陰馮氏方病乘間盡取其貲及子

遺財相率來山陰馮氏方病乘間盡取其貲及子

任以去馮不與較一室蕭然惟餘如忠及蒙古氏

之柩而已朝夕哭泣隣里不忍聞又之鬻衣權厝

二柩載山下携其子廬墓側時年始二十餘年教二子

苦節為女師以自給父毋從居二十餘年教二子

更事學始護二喪歸葬汶上邑人王毅以平章政

事在告為親臨其喪而銘其墓齊魯之人聞之莫

不嘆息中書參政王士熙侍御史馬祖常翰林學

士吳澄集賢學士袁掄奎章閣學士虞集國子司

業李端太常博士柳買輩爭為文以美之山東浙

東群有司交上其事於朝請褒異焉其子仕伏事

母孝皆擢大府有廉直聲

皇明 王襲芳妻張氏 庠生張文光女也十七歲適芳亦

狂疾不識親疎妄肆踴擊侍婢皆避去氏獨於夜

不離於側誘進飲食湯餅數為夫齋卦皆類於死

終不離也久之夫德僅存視息食難齒決氏盡而

哺之寢則靜候呼及代無厭意如是者十餘年而

遺穢床蓐以手掬之毫無厭意如是者十餘年而

夫胡不令我借死耶竟日不絕聲乘夜自縊為

侍兒所覺不得死遂絕粒數日焚香涕泣祈死於

夫至二十七日而卒時萬曆丁酉歲也夫女子之

喪所天感概終身猶之易耳乃若氏之侍芳之疾

也始則如孝子之事父母既則如慈母之育嬰兒
拮据焦勞十餘年如一日而卒以身殉之此其貞
烈之性不啻貫於金石矣後邑人士具其事以聞
於上當道者移文於庠以核之時董廣文索賂不
獲遂寢其事

許烈女 名慕貞 寧陽許學士彬之曾孫女也 字汶
姑納夫捐卒披蓋李公復初臨祭之為請於

朝

近四十而卒 披蓋李公復初臨祭之為請於
葬夢席以終其志

尹東魯妻陳氏 年甫二十三 夫歿舅姑欲使更適
男女家復赤貧紡績以養舅姑姑病愈肉食為孝
能具夜有鬼入室作羹奉姑姑病愈肉食為孝
感云舅姑之致拮据營葬其棺衾諸事即東魯在
未必能加也郭二尹惟登聞而賢之請其門饋以
米馬欲聞於上以罷官不果氏後

周氏姑 御史周福姑也 福嘗奉 肯簪藍氏遺一
福忠清奉法必無滂絕請自死以

明福之寃 福遂得減死 成鳳陽衛

劉寧夏女氏 嘗從寧宦於京師適寧宅出有瓜
時亦櫛沐因左手髻髮右持瓜以首於朝

周道光妻張氏 張繼女也 年十七歸庠生道光四
伴言語如平時 夜沐浴整衣經

於柩側時泉同披部遂表其門

張昇妻杜氏 昇邑庠生也 氏年十七歸馬歲餘生
姑泣勸之曰汝死固也 但兒在乳哺倘致不育

不絕爾夫後乎氏感悟 因撫子培成立於庠

于自然妻張氏 庠生張烈之女也 適自然生子文
二年文德病疹而亡 氏經於柩側時年三十八耳

若張氏者矢志於夫 歿之後完節於子死之時可

文

卷之六

十一

十一

十一

謂始終一
心者矣

徐潤妻邢氏 夫死孀居惟採野蔬自給撫孤為邑
庠生屢遭困厄冰蘄之節益堅鄉隣

之重

徐潤妻丘氏 潤疾羊時喘之曰汝年二十五耳當
更事後人氏涕泣曰生既同室死可

夫死夜沐浴自縊於旁因棺飲木工遂其志
夫死盡散衣飾與夫之姊妹且命木工遂其志

楊宗禹妻戴氏 先自縊有司奏其事 詔立坊以
先自縊有司奏其事 詔立坊以

之旌

張鳳翥妻趙氏 嘉靖五年翥疾羊時語其妻曰汝年
少雖有女不可恃以終身也趙氏

曰行且同歸地下矣翥偏懷時趙氏縊死
翥復慰家人語之曰遂愜因同棺葬焉

周暹妻王氏 年十八歸於暹生男守志四月而夫
歿氏欲殉焉或勸之曰姑年五十矣

惟婦是依且兒失乳哺豈能代耶氏因不死奉養
致孝姑病焚香告天願以身代焉歲荒則為糜進

姑自以糠糲煮野蔬食之至七十二歲鄰舍不聞
其聲內視罕見其面其天性合適若夙習女誠者

云縣立坊以旌之
子守志亦有孝行

杜華妻馬氏 年十七歸華不幸早世遺孤果甫
三歲氏內無舅姑伯叔之倚而疾人

復甚悍厲恐杜氏內無舅姑伯叔之倚而疾人
教果以學為邑庠生九十六歲始歿蓋孀居者七

十餘年

師鈺妻秦氏 年十八適鈺逾年鈺歿氏勤
紡績食糠糲五十年而卒

傳鳳翼妻師氏 遺腹子攻苦茹淡無以成立孀居
鳳翼是孀生也早卒氏年十九有

四十餘年
數見旌焉

擅儒妻王氏 儒父兄中生子長儒次任氏任嫂
也姑歿氏因乳之後儒卒無子氏日

夜涕泣誓以自死任令妻防守之以子芳遂嗣焉

氏教以義方成萬曆壬辰進士以貞慈見旌云

呂瑾妻宋氏年十六適庠生呂瑾瑾二十而歿氏

為命姑年六十餘又於婢時里中諸豪睨呂氏

食飲即廁論浣濯不任有痺疾氏代舉匕箸以進

大以有立也諸圖期功又親奠足倚者乃竟撫疾

七歲又與姪婦相依撫諸孫如世遺孫馬氏孀居六

十餘年保再世之孤以存呂氏非獨其德茂也蓋

鍾公聞而旌之

胡臣妾彭氏臣耆民也卧病兩月彭侍湯藥寢食

奎為文祭之表其門吳介肅之銘臣墓也有云彭

之死扶孀倫心匪石志斷金名不滅風可欽蓋亦

節馬

此女正德中流賊掠西南村落中獲一女欲污之

女大罵賊遂見殺賊感悟以衣緘血書其女

可旌四字於壁今夫瀟室夏國得名以地蒸徒

兵得名以屬今此女姓氏莫詳里井復失如徒

之以貞且烈也猶睨目之耳

故直因其事書以此女云

馬天奇妻王氏憲副王世雍女年十五歸府庠生

而天奇卒誓欲以身殉之水環不入口者三日始

泣謂我老何依爾孤誰撫天奇將無後矣遂感悟

強食扶老育子稱未亡人事姑極孝姑病瘡幾死

新以身代瘡隨以愈人以為孝之而感今年逾六

十教子千乘能成立為克家子余聞其事行

將申請奏開先以節比松筠表其堂云

大明令云凡民間寡婦三十以前夫亡守志五十以

後不改節者旌表門閭除免本家差役此國家重

風教雅意也然非有力者多不能自聞於上惟里

居之人時傳道之不數載且泯泯矣今據所知者

文二系志 卷之六

如王計宓妻胡氏十九守節至續經妻呂氏二十守

節七十龐時平妻馮氏二十二守節王監妻呂氏三十

二十四守節姬朝賢妻李氏二十守節郭洵妻王

氏七十二守節閻相妻韓氏七十一守節王文言妻

馮氏 鄭維垣妻張氏 郭續妻王氏 東玉妻

何氏等皆心懸白日義徹黃泉松栢寒而猶青桂

薑老而彌辣謹備書之以光彤管云

游寓附

叙曰君子處世如景星卿雲然其符采遊映爭為

榮光即履齒所及亦侈成羨談有是扒地之以人

重也顧曾參絕跡於勝母墨翟迴轍於朝歌則君

子之至於斯也彼有取爾也汝雖褊小子騫居之

以全其節馬遷涉之以暢其文人亦自重地矣

閔子騫季氏嘗召為費宰子騫遷汶上以避之今

召子避孟子名軻鄒人也嘗涉汶

司馬遷龍門人也嘗涉汶

李白汶上太白其兄宰中都故遊

杜甫字子美父開為兗州司馬甫來省觀因與李

頗多之句

張詠

郾城人有別墅在汶西

常聞嘉靖中有丐者携婦經汶卧病富人之簷下婦乞食跪進之其容甚肅夫歿號泣數日夜竟死於旁此丐能使婦相敬如賓且以身殉之豈非伯鸞德耀之流乎汶人如許乃不得一舉伯通抑足恨矣故特書於此使與魏之寒貧子並傳云

汶上縣志卷之六終

汶上縣志卷之七

知縣程丘栗可任創修

雜志

災祥

叙曰五行之應昉於箕子而漢儒遂傳之以自愚曾不思五氣之沴傳化失常在人且然况天地乎荀子論天責之人事而以物之罕至者付於陰陽之化寧戾於敬用遺旨哉汶即叢爾抑亦毫末之在具體則歲時月日之省何可廢也

漢安帝元初三年東平陸上言木連理

文獻通考云自安帝

以下王通袁微容或慮
錄故書其處上言也

後魏時大水

蛟蟻鳴於樹上

宋熙寧十年河東滙於梁山灤

淳熙元年四月蝗生

元至元二十五年大旱

至大三年大水

元貞二年蝗生

元統四年夏六月大饑人相食十二月地震

至正五年春地震 十九年五月飛蝗蔽天

皇明洪熙元年旱

宣德 年大雨水平地深數尺

成化六年大旱民食困皮草根 九年大饑

弘治五年大饑 十三年大有年時有五岐瑞麥 十五

年地震自西北徂東南有聲如雷又天鼓鳴

嘉靖二年三月大風霾 二十五年漕河水竭

三十一年大水 三十二年大饑斗米銀二錢 又大

水又石樓泊水市有城樓人馬之狀出於水上謂之水市 三十

六年冬地震物類搖動有聲 三十七年大雨雹 三

十九年秋蝗生平地厚寸許禾稼樹葉俱為一空入人戶榻衣服圍籬多殘毀

馬後生一飛虫如蜂而黑靈寢首殺之 四十一年秋滕生食豆木殆

畫 四十二年夏大風拔木 四十四年春大

早四月大雹

是月後雨皆有雹秋終乃止諸禾俱傷

隆慶元年蝥螟生

其多蔽野自北而南

二年秋

大水 三年蝗生

萬曆三年大雨雹 六年大有年 十五年旱無

麥禾 十六年大饑又旱 十七年旱 十八

年旱 二十一年夏大雨三日 已而水至麥皆

黑蝶者城邑通 秋大水 二十二年春大饑 民

額里舍運通 二十四年春旱秋蝗生 二十五年秋

樹皮 蝗生 二十六年除六風 折木 二十七年

夏大雨雹 三十一年大水 三十四年蝗飛

蔽天 如錦 秋騰生 食豆禾 三十五年六月晚

日大風 折木 秋七月大水 水夜至灌入城中

坊高二尺許 三十六年旱

物產

叙曰運候難齊地氣易遷恒物之生時分息耗而

况異焉者乎則合濟之珠弗還零陵之乳不復豈

盡詭亂以避誅求也汶之為邑即乏奇產服食器

用聊亦具矣老聃嘗云安其居美其服甘其食民

至老死不相往來噫安得如是以遊結繩之化也

耶

牡丹 芍藥 薔薇 木槿 鷄冠 徧地金
海棠 地棠 金盞

藥之屬

黃芩 香附子 萆麻 艾 車前子

古蹟

叙曰升虛感舊履境懷人情隨事遷今古同之豈
獨周臣心醉於西鄙漢史低回於關里執維茲汶
邑邠叔之堞未泯尼父之構猶存其諸委土足當
師保者尚累累也托處其間而俛仰千載可徒使
山川閱人耶

山川閱人耶

厥亭 漢書云東平陸古厥國路史曰魏得厥西孔

成國城 武王克商封其弟叔武於邠左傳文公十

侯迎之書曰邠伯來奔是也若高柴所宰孟孫成

邑在寧陽境內舊以子皋入名宦誤矣邠在縣西

遺址隱然

關城 在縣西南南旺湖中故在壽張境內壽張北

交之平陸縣監即故關城在平陸縣西

故致密城 郡國志曰須昌有致密城古

故平陸城 在縣北即夫子所宰之邑

鄭城 在縣北即夫子所宰之邑

舊有唐勅建龍王廟則此城必唐鄭惠王遺址

桃城 在縣東北四十餘里汶河南岸披水經註汶水西運北鄉縣故城西世所謂郭城也今考郭城在汶河北岸與桃城相距甚遠水經註誤挑是也舊以為挑丘

陽城 在縣西北三十里俗名陽城壩左傳所云陽城虎入於謹陽關以叛是也一統志云在魯城

汶陽鄉 宋咸平中河決鄆州知州姚鉉徙州於汶

熹四年興州刺史王純碑水經註以為在安民山西而通志以為在汶上據舊境耳若高適所咏日出見關里山平知汶陽以

隋改曲阜為汶陽故也

孔堂 俗名講書堂相傳孔子宰中都時政暇與弟建城中為聖澤書院

其興廢詳藝文志

釣魚臺 即在孔子舊址相傳為孔子釣處

鬪雞臺 在城西一里許相傳季郈鬪雞之地一統志云在曲阜縣西南七里

鄭王泉 唐建龍王廟碑云其大如輪其日如醴疑亦因鄭惠王得名也今涸

古槐 在新橋驛內宋文丞相有詩詠之今不存矣

杜甫望岳詩刻 高常侍遊魯最久如汶上相逢年

處多之句因足徵也顧杜集中竟無一語及中都

而此詩獨刻於汶必有因矣今宜補刻以存往蹟

準字池 在縣堂上以方石為之中刻準字周列四

漢碑 在平原村以衡方石墓碑也見藝文志

唐鐘 在寶相寺唐太和年鑄

梵王城 在縣治後中有梵王宮土人訛傳以梵為汶之封國其太子舍王位削髮為僧云郡

摩生夏修和以梵宮者寺之通稱
耳迺為文以辨其誤文多不載

行幸

叙曰侈巡行之榮者爭為山川以邀寵賁夫亦知
供億之艱乎備而需之寧問土宜迫而具之寧俟
期程民苟匱其財力以無速於戾是為幸矣况六
師所及壺箪是勤則市芸盡安堵耶汶在今日間
於兩都蓋數覲羽葆之光焉是用志之以告恤矣
春秋

魯桓公三年會杞侯於郕 十年九月會宋公於

夫鍾

郕地

十二月會宋公於闕謀定宋公子突

戰國

趙成侯十九年與齊宋會牟陸

此以上皆侯國
交承之事耳

宋

祥符元年真宗封泰山幸闕里取道中都還汴

皇明

洪武三十五年

成祖靖難駐蹕邑城之南

今其地名殿城

永樂元年八月 詔明年二月巡行北京 七年

二月巡行北京壬寅車駕至汶上

由濟寧晚至汶上漏下數

上召胡廣等至行殿賜坐論時政數事語久夜深廣

等辭退癸卯 早發汶上 十一年正月 詔二月巡行北

京

正德十四年八月癸未

武宗討宸濠由汶上之南京

漁於南旺湖中得經則 笙簫間作侍郎王憲嘗

都江彬 從之

十五年十月回鑾

墳墓

叙曰禦寇放言謂堯桀之同化也愚者遂以為口
實彌堅其不肖之心曾不思封樹以後馬鬣纍纍
不且有俎豆之秩樵蘇之禁耶大人達觀即不至
墮雍門之涕抑借一杯之土以為淑慝之標矣

周

魯諸公墓

在縣西南三十 餘里關鄉澤

魯昭公墓

在魯諸公墓道南孔子為魯司寇時溝 而合諸墓舊以魯諸公墓在曲阜通志

及郡志已 辨其非矣

冉伯牛墓

在西門外感化橋側宋特 改葬東平西北十五里

漢

子房墓

在縣西一百二十里蕭皮口壽張 界上又滕縣微山亦有留侯墓

衛尉衡方墓

在縣西南十三里平原 村古碑一通建寧間立

浚儀令衡立墓

在方墓側

唐

竇建德墓

在縣東南三十里又東阿
郟城及真定府皆有之

後梁

太師王彥章墓

在縣西門外墓前有祠歐陽文忠
公謂其葬鄭州管城未詳孰是

金

翰林學士完顏致墓

在城南十三
里義橋店東

宣武將軍管文昶墓

在城南
三里

元

都水少監馬之貞墓

在城南
十里

總管曹天錫墓

在城西二里舊有碑今移他地
仆於土中墓已踏為汚池矣

學士國祚墓

在城南
六里

尚書張楫墓

在城南
三里

縣尹田若狂墓

在城西
南八里

縣令侯德山墓

在孝義鄉成
家里北原

御史張汝明墓

在城南
三里

張莊憲公昉墓

在父汝
明墓側

王獻肅公思誠墓

在縣東八里
滋陽縣

平章王毅墓

在城
東十里

曹文獻公元用墓

在城西南七
十里桑科集

東謝馬墓

在城東
南六里

皇明

令君史公誠祖墓在任二十九年卒於汶百姓葬之城南

大僕少卿劉寧墓在城東北十五里白石

知府張郟墓在城西五里

吏部尚書介肅公吳嶽墓卜葬東平北十里滕令趙邦清立石於墓道題

曰清風千古

戶部尚書王杲墓在城東三里

按察副使王世雍墓在父杲墓側

兵部尚書路迎墓在城內十里

工部尚書郭朝賓墓在城東北三十餘里金山上

郎中張綸墓在城西南六十餘里

孝子馬威墓在城內八里

孝子侯昱墓在城西十五里

未室烈女許慕貞墓在東門外百步許

蚩尤塚在南旺湖中皇覽曰蚩尤塚在東即壽張縣關鄉城中塚高七尺常以十月祀之有

赤氣出如絳民名為蚩尤按郡志云南旺諸湖即魯之闕澤舊在壽張境內今已改屬汶上而近

志猶以闕為壽張蓋不知其即南旺矣今壽張志猶載蚩尤塚誤

王子塚在縣北相傳魯葬王子之塚宣德間破盜發掘下有石室俱五彩粧飾懸朱紅帟於

後寢時縣戶衛彥明捕獲治罪封培可舊又成化中被災知縣王聘之往捕復培之又縣西南三里

許有魯王兒塚

五女塚在縣西北相傳昔有富翁無子生五女各贅婿翁夫婦相繼謝世五女痛具父母無

兒醫贊營建五塚同具衣裳夜窹葬之使人莫知其處以上三者皆疑塚故

附於末

按周文廣枯骨之澤彭城舉冥漠之祭則隱之心豈間聖九折迺汾州李君以築城之後取石奠臺九古墓之十里而近者發相殆盡以致好民效尤迄今愈燦作法於京一至是乎

寺觀

叙曰秘東海之方則構擬蓬島尊西竺之教則鼎
建花宮兩者並崇於世而佛說尤熾云汶一邑耳
寺凡三十有奇得非福利之譚沁入為易乎迺右
祖者稱其廣收斂獨潛化渠魁冥報怵愚弼於明
刑而游惰廢倫則諱言之何也夫國家之法令具
在有其舉之庶二氏之燭少熄乎

縣治之東為寶相寺

始號昭空寺宋咸平五年重建改名

其在城內

而已廢者為興福寺

在東門內南止存碑記

其在邑之東北

者為清涼寺

卅十里在卅佛山上

東興化寺

二十里西興化寺

二十雲尾寺

卅十里在卅佛山上

在邑之東南為洪

福寺

卅十里唐陽寺

龍興寺

卅十里寧國寺

在邑之南者為東西顏朱寺

卅十里興國寺

嚴寺

卅十里在邑之西南者為江流寺

卅十里觀音寺

五里公家寺

卅十里長春寺

卅十里梁寶寺

寺七十

截河寺

卅十里瑞雲寺

卅十里永安

洪石寺

里四十

資福寺

在邑之西北者為靈都

寺

里七十

許家寺

里五十

寅陽寺

里十五

東海寺

里二十

又

有興化院

在邑東北二十里

老僧堂

在邑西南八十里

梵王宮

在城

中西皆寺之類也尼僧住持舊有姑姑堂今廢其

庵之存於城中者凡六處餘散在村落不能詳邑

舊有崇真觀

在縣治東

太虛觀

在縣治東南

樂真觀

在孟閔集小清

河套今俱廢

按國家之法不黜二氏而未嘗不黜之也其於

制府四十人州三十人縣二十人是度之有定

額也外是則私替剃者有禁矣違例收兒童者

併坐其父母矣寺觀無多併歸一所是居之有

定處也外是則私剃建行禁矣濫設者盡毀之

矣且僧寺設周知文冊之檢則律周捕送原籍

之法修行於崇山深谷則嚴禁其衆避役於道

童行者則連坐以派課之以禁經不通者罷焉

勸之以靜戒容隱者罪焉其所以防之抑何備

也至於尼僧遁姑方宗伯獻犬嘗請改嫁之以

廣生聚而老者量給養贍使之依親而居其為

風化慮者深矣

營建園墅附

叙曰竊觀靈光之麗蕩為烏有頽樂一亭竟與日

觀並峙則宮室之所以興廢槩可知已故邑之堂

構其義取章玄與寄選勝者得並書焉至其闢為

園墅間植花木亦足供大令之指麾恣樂天之游

眺未容丘墟之矣

杏壇亭

在思聖堂後始於唐元至元間縣尹王居敬重建

宗魯堂

在蜀山舊為三教堂工部主事胡贊改建此堂

太白賦詩樓

即東樓醉起詩於上

史公廳

即史令君誠祖私宅也在儒學東南今屬之民矣宜訪求舊址建史公祠

五椿樓

舊當縣署之前下為洞門以通往來上有五椿樓巴蜀趙公給

改建於縣署之東南歲久而

澂望樓

在南門工部主事張橋建

來鶴亭

一名如木亭主事余公發中又嘗題為鑑止軒

望湖亭

分水亭

俱在南莊主事李公夢祥建

流憇亭

在蜀山主事胡贊建

望湖先生樂處

有堂三楹在蜀山上吳介肅公與諸弟子講學於此

五一樓

在城西汶河上邑人王賢舊居也賢別號

人贈之詩云愛爾風流五一翁蜀山吟對汶湖中

鳥邊烟樹初收兩積外輪巾欲滿風老去綢川園

復寓歸來彭澤傳誰同洞庭直作家鄉覽春草蓬

將魂夢通賢又有蜀山規制頗狹拍竹陰森王按

怡怡園

在城內東南隅規制頗狹拍竹陰森王按

獨樂園

在北門內西路大司

後樂園

在東門內北郭大司空園也壘石為

汶上縣志卷之七終

汶上縣志卷之八

藝文志

叙曰司馬遷作史記採子虛大人諸賦蓋以徵漢武之侈心耳後溺其旨捃摭小技騁靡闢奢謂之何哉今志所輯如太白之律情敦棠棣審容之碑義作青衿邈乎尚已屬則楊學士致戒於繭絲陸水部興哀於沉竈李司空紀宋公之勳王交城表許女之烈興觀攸在因革所稽即子雲復生安得詭壯夫之不為也它諸簡什壹秉裁於是矣

詩

唐李白別中都明府兄
吾兄詩酒繼陶君
試宰中

會南陌愁為落葉
分城隅
渌水明秋
海上青

山隔暮雲取醉不辭
留夜月
雁行中
斷惜離群
又

過汶上寄杜甫
我來竟何事
高叶沙
丘城城邊
有

歌空復情思君若
又魯中都東樓醉起
醉還應

汶水浩蕩寄南征
又魯中都東樓醉起
醉還應

接龍阿誰扶上
又洲中都小吏携斗酒
雙魚於逆

旅見贈魯酒
琥珀色
汶魚紫
錦鱗山東
豪吏有俊

酒雙魚表
情素酒末
飲遠之人
意氣相傾
兩相顧斗

肌髮鬢張
銀盤欲飛
去呼兒排
几霜刃揮
紅

一餐罷醉著
金鞍上
馬蹄
又五月東魯行
蒼汶上

君五月梅始黃
鬱洲奈拓
空魯人重
織作縈
紆鳴

笑取上翁功
終然不受
費蓋與時
人同西歸
去真

道落日昏陰
如此去
又唐高適
東平路作
明時好

欲千王公
今日無成
事依依親
又別李少
府黃鶴

揚柳垂春
風送客
使愛依陽
中又別李
少府黃鶴

却憶十年
時雲開
汶水孤帆
遠路繞梁
山匹馬遲

此地從來
可乘興
又唐駱賓
王充西餞
宋五泗水

留君不住
盃盞其
又唐駱賓
王充西餞
宋五泗水

周容翠常
曉落疎
紅別後
相思曲
悽斷入琴
風寒宋

文天祥咏
新橋驛
古槐
海空沙
漠漠河
廣草茫
茫

家國哀
千古男
兒慨
四方
又汶陽
路遇雨
積雨不

老槐秋
雨暗孤
影照琳
帷
又汶陽
路遇雨
積雨不

路如涉
川青
龍飛
沫我後
白蠹費
我前我
欲正衣
冠

翔遊如
糾纏
燕飛
平楚
波四極
雪風迷
遠天昔
開濟

上軍又
說汶
陽田
我今
覆其
地吊
古蒼
蒼煙
男兒

欲了事
長又
汶陽
至耶
非風
雨輕
打泥
滓飛

虹射寒
泉又
汶陽
至耶
非風
雨輕
打泥
滓飛

上衣服力去天短心事與時又過汶河一首中原

違夫子昔相魯侵疆自齊歸又過汶河一首方萬

虛射鴈失馬為尋瘴見說今年早青麥又缺元

按察使胡祇道題思聖堂汶上會中都哲人宰茲

仲德汗池困飛龍鳳樓枳棘天意人豈知來者

三嘆息立言澤萬世貧賤何足惜再拜登故臺歛

見之受教開茅塞皇明大學士楊士奇扈從過汶

簡史知縣歲晚輜車獨過時水霜寒重著鬢眉步

掉天疑是盡清源郭自成油雖長沙李東陽過

汶訪思聖堂東入齊魯疆始見聖迹存曰茲中都

吾人平生襟環志且復先御都損也不宰費顧此

逃權臣跡殊本同義於通諒有聞見賢且思齊希

聖復何云從徊古薛文清公題分司小栢霜莖對

詞下感歎傷心仲薛文清公題分司小栢霜莖對

應無曲處只今已有棟梁姿增城港若水瞻思聖

堂觀石準沿流反汶上問是古中都宣尼有流化

治者平偏黨學以平早高曠之逐相魯東周其庶

乎水也未升堂入室安可圖寄語鄙人士希聖勿

自四明陳束過汶上古汶棧靈地孤城水上依昔

邑里秀落日稻杭肥賢懷此隱今我去何歸遠風

批傷來往空嗟人代非白水王謳汶上道中

上歸思滿秦途水泛山城雨花殘野樹風行人

汶上泛舟舟雨彌晦朝流淨涉樹人家當此日

孤城隱維舟豐稷帶却塵行潦及時降陰林或鬱

然遙聽疊鼓發縱目雙旌懸廩祿身待竊問風

未宣古人貴達又過魯中都春朝仲尼昔小訪來

節負弩奚稱賢又過魯中都春朝仲尼昔小訪來

迹今蕭條聖澤尚未泯父老猶歌謔當時講禮屢

管頌與葛菟絃歌疑在耳曳扶行道遙山川餘世

變花鳥弄芳鏡樵荒
又汶上公署
兩鬢如蓬行路

臺端雲藏畫角青山暮月轉空城碧
難高秋風露宿

年非樂土舊遊何日是長安獨留三尺齋門
琴猶

醉自狂歌蒲田陳紀厥亭古蹟詩厥國何年別
禹嘯

入心魯道無今古聖化同天豈去留荒草漸埋
幽

帶秋尚長洲祝允明舟行汶上薄暮看月
青蓋空

華艷川原邈夷曠踈木媚寒漱廣路斷浮執旅
散

不能勞武昌吳國倫過汶上贈韓尹
中都文物古來

宰賢海上峯陰柳子國城頭沙沒汶陽田歌聲已
落

知明月王瑛汶上道中將會王學憲依麓漫懷
曾

芙蓉攬岱峯東來林麓鬱秋容霜
歷城邊貢汶上

寄王工部
直擬湖邊會
從汶上過
歲時鳴鳥變

相思阻歡靛閣中鄭善夫汶上對月聞笛因賦醉
瞻望恨如何
閨中鄭善夫汶上對月聞笛因賦醉

歌愁遠人天涯芳草思公子王郎哀時最蕭瑟
萬

腹面山茫茫何處邊但見急管哀中天何處聽
曲

江情嗒然起未掛姓名玉策上預添海亦金樽
裏

別離豈無江漢通舟楫承光過鳥不復駐達官
好

林諸賢肯酒徒嗣宗只顧步兵厨古來賢達一步
斯

登岸散步長林芳晨萬新霽弭楫長河曲聽
茲丘

日出舒遠目村中夜來雨土脉高且沃茆廬鷄犬
靜

唯桑柔蚕已浴老翁多歡願生事一云足偶茲一
留愁幽境愜所欲僕夫戒前征迤邐出林麓編想
塵外踪於胡儼汶上開河與仲熙子蔡登岸散步
馬恣遊矚長坂攝衣披草莽進見村落中綠野平如

遠秀麥苗已交柔桑葉新長鷄犬適閑曠牛羊逐
掌養欣飲物自私春午正馳騁緩步隨東風林花
飄惚恍朝耕土脉潤光孤絕上草屋十數家幽
棲亦蕭爽童稚評衣冠車馬絕來往田夫賞信陽

何景明至日寄孟望之汶上至日懷親友題書在
柳復年芳白髮行藏秉清尊涕青田劉基過南旺
浹旁思君魯城北汶水日滂滂壯頽隨日減衰鬢

守闈受風踈蔓草須行舟一月餘壯頽隨日減衰鬢
水蕩漾壽張殷雲霄南旺道中夜雨既過無塵土
遠青徐共青山遠鷗鳥似矜湖水妍平生事半風

白雲欲共青山遠鷗鳥似矜湖水妍平生事半風
塵裏兩年歸俱清明前揚柳岸頭春榮許與君若

漁船長洲臺雨沖過分水望泰嶽海復盤紆金文
秘漢簡玉策載秦符帝章日川光樹雲霞射蒼
石發靈泉播流為川澤之心諒有春造明開神都

北遊溢柳濮南奔潤豐餘貢至克大盈漕束涇王
金疏尊成臣績玄理非人謨茲既信曰封願上長
卿餘姚謝遷咏西湖片帆輕尋源外清順風直下

書餘姚謝遷咏西湖片帆輕尋源外清順風直下
有菜蕪淮南宗臣南旺湖夜泊兼散寒色起蒼茫
咏濯纓淮南宗臣南旺湖夜泊兼散寒色起蒼茫

青天忽墮太湖水明月長流萬里光中夜鷓鴣迴
朔氣南來鴻鴈亂胡霜他鄉歲暮悲游子涕淚時
時滿上海陸深分水淺舟就陸戲成春江多柳花

客業上海陸深分水淺舟就陸戲成春江多柳花
夕陽欽飄蕩委地相因依行止諒有數風起暮同
歸陽欽飄蕩委地相因依行止諒有數風起暮同
幾希野馬泣岐子人遠事已非飄飄山水間志願
良不違朝多清風未暮多繁星輝古稱太史公千
載欽三事李夢祥蜀山詩限四顧瀾烟樹中流屹

嘉微三事李夢祥蜀山詩限四顧瀾烟樹中流屹

巖簫基盈盼誇全煥縹緲思君陵我來為振衣仙

侶爭趨陪礫上尋釣綵道中有遺苔聞知樂此心

二氣橫絃咳滄浪濯塵纓赤岱象崇壘差余漸清

流錯礪頽紅埃蹇裳紱未落陟阻簣復廬豈不主

瘵千刃倚倚萬里迴回首凌丹壑悵然真浪猜

事於惟一為愛湖山景携朋泛小船浮雲移樹底

維舟衣占木鳥集難前野水孤山弄僧鍾隔樹傳

舞登訪幽禪主事張橋蹟香浮檻外湖色落尊前

清梵從林發鳴柳隔浦傳孟洋蜀山聞說蜀山景

栖栖魯中叟默對勝談禪

復是重陽孟浮下映滄濱色眼界平看北斗旁魯

向風雲盤野日前門鴻雁入秋霜青翠黛俱塵

瀟漁歌蕭張聰過南旺况况秋夜深氣清今人瘦

俯仰迷宇宙轉恐路易適艤舟且淹逗主事張文

鳳閣南旺湖有感一坡新漲此來遊往事還驚父

舞欲推牛復湖本自宸東日甘霖如雨正太倉王

子憂漕事告成民告病壘書專重若為酬

世貞過分水作一水雙分作順流風帆喚月不須

濟太史馬一龍同於水部觀分水載巨靈胡闕轉

崑崙橫流極北通星駟南入清淮今日同君胡越一

家舟共遠山河兩界地中分老金今日同君胡越一

拱至尊邑人劉東周蜀山詩城東畔構靈踪清分

錦水八千里碧浸蜀山第一峯神旌旌搖滄浦

伯陽宮闕畫魚龍時移世古無人往惟有寒潮送

暮新安程敏政題分水濟水濕潺向北流齊都

鍾山未止又莫笑王廟前石作堤馬頭船於成泥

去幾時休又莫笑王廟前石作堤馬頭船於成泥

魯宗觀堰激望樓詩倚太清台斗九霄清自築危樓

淮萬里入簷搗晴波翻影飛鳥雁斜日生香建根

老杜蘆直北寒帷頻頻入望五雲深拱鳳凰城

老杜蘆直北寒帷頻頻入望五雲深拱鳳凰城

詩湖中秋水接天流湖上新雄百尺樓國運遠延

外風輕送首舟何日與公人王賢蜀峯秋日

同風醉即從滄海望瀟州

高挹不勝飛出驪珠光弄水晶盤自賜采鳳松亦

月湖中忽庭前竹亭亭屋上松竹自賜采鳳松亦

風堂鬱鬱庭前竹亭亭屋上松竹自賜采鳳松亦

李勣節經嚴冬出門終日風過聲雍雍豈不愛挑

看流水春雨何溶溶邑人路迎湖上同邊華泉懷

孟望之高世師陽春應寡和落日相思吞欲

蜀山上磨胡績宗來鶴亭生秋浦時飛鶴春軒獨

聽鶯開尊延岱嶽繁纜參虎一亭淨如水隔檻野雲

山二月荷花發掉歌千聲柳色雨餘新對酒欣

知已論詩憶古人草堂使吏隱心尺隔紅塵邑人

吳嶽蜀山即事碧水環山閣青霞護石林草生識

船幕露深自便跡又蜀山峇劉堯麓種瓜劉

拙性誰復美華筍又蜀山峇劉堯麓種瓜劉

事問桃花松林風入惟清籟籬洞煙溹溹自一家

老山中逢石髓名原上飯胡麻幽栖盡日無

馬一放斜終主事陸化淳撤大長溝私築土壩還

水當年意自真洪派時發森石罅故磷磷奈忍

磷成壑還將蹟用湮東家沉龜者嗟彼獨非民

蜀山湖晚渡事發康莊驛旋浮雲漢搖渡頭無

鑑除扁舟誰余又激望樓晚眺十旬程役滯

伴鷗鷺滿晴沙又激望樓晚眺十旬程役滯

春鐘一朝地重荷余皇萬舸輕鷗雲登落

殘照鷺翼翔翻暮遠秋三載水衡靡寸補只

泉似主事張橋咏激望樓新題設望樓兩幅

輝滿壁半天雲錦快雙眸梁園極目虛懸榻

何時實泛舟若近銀潢承扶履不須更覓星

邑門人王科近海嶽望中遙虛牖雲常入重

可數不須勞跨郎中張文鳳閣南旺湖有感

鶴獨坐已飄風今始豁雙眸揚帆萬里行天馬

千艘異木牛會有瓊臺河上句寧無白老把

百年公論終須定新安唐臯謁宋尚書祠

臣子何心敢望酬陰恭襄坐又餘姚謝遷

深兩院官柳綠成祠始自今唐伯元過南旺

受河空策建議崇祠始自今唐伯元過南旺

溝濟南汶北兩分派淵源且唐伯元過南旺

自組袪出珍重前人為國謀唐伯元過南旺

車遊蜀山湖人在空中山有蜀天開島外鏡為

魚從舉網皆堪賸酒自身世到蓬壺廉訪龔勉

仙侶翩翩移向晚恍疑如來湖上炎蒸苦未休

水部招遊蜀山賦謝乘興不淺相約蜀山遊挂

烟波裏艤棹雲豁頭湖心得小島散步登林丘

山樹外見碧浪我崖浮樽尊說佳陰風生水面

頓令暑氣遠滄海我崖浮樽尊說佳陰風生水

流天字一何闊胸次俱悠悠陶然共鳥逐先疑

洲邑令馬大信湖上作赤日亂青雲照我湖中

又聞道南湖曲荷花似錦張主事胡瓚湖亭小

南湖足幽賞載酒喜重過風軟方舟穩谷虛艾

多遠山疑積翠淺渚弄微波興盡言歸透斜陽

掉又夏日遊馬踏湖問道湖中勝高舟傍柳撐

窺魚集浦蕩並蕪生江信都石九奏新秋同郡

南旺舟中四作烟窗綠罄折來今地自識心期

往年攀取壺觴留月下憑將笑語散風又皇家

前塵中有客同名賞李郭當時未獨賢星辰滿

舸懷明兼葭葭寄一旌燈火覩客群語細星辰

片水國兼葭葭寄一旌燈火覩客群語細星辰

每思波浪惡徒又山東名泉七十二何年解

漸祿食一身輕又山東名泉七十二何年解

川舟願將遊未竟回闌手一挽黃河泛濫流又

萬餘頃恰正逢秋秋氣微蕩漿只愁荷半折鳴榔

蚤見鷺雙飛魚蝦迹市過鄰舍菱茨克糧暴釣磯

還留明月照漁扉都御史詹瀚開河迤南即事憶

長垣昏墊日曾經沉璧真張秋梁山忽斷陶祥路

鉅野還浮曹濮舟千里民居今底定十州麥隴近

全收黃陵岡塞河循邑人劉東周蜀山湖秋風辭

舊黑馬溝深水自流湖之水漲晴綠平生浪蹟江

蜀遊好山削寒吟不足水空蕩漾涵空溼蒸西

湖美菱青老龍得雨將欲起紫氣燁燁如雲蒸西

風吹鴈南來蚤菰米初香莼花老一行界被秋

浪有似瀟湘風景好恨不結屋俯漣漪倚闌吹

撒王參差望美人兮渺何許為君更和秋風辭主

事張文淵視汶上諸泉間半野蒿莫道此官間到

底十分中又咏龍鬪泉怒角雙龍戰未休撼開平

碧鱗甲浮來幾片紙灑落玄黃渾底血橫流吟邑

吼石邊秋溪山昨夜梅花雨送逐香風蕩小鷓鴣

令王拭壇山禱雨登山直上最高巔四顧平原

片闋春妍時聞好鳥來蹊徑共喜神龍奮驛丞麻

石田巨頂從斯沛膏澤與吾黎庶樂豐年驛丞麻

城李文簡憶新橋古槐老槐聞說新橋久幾度寒

日空教今古思茫茫留獨喜夕陽遺誌竊禱何縣

尋到山方贏得公餘明月夜吹風味影憶琳瑯

丞曹司賦登采山白日遙看紫翠重青天透出王

花入聖農蠟屐踏殘香霧濕杖藜策破碧莆田陳

苔封宛然風物堪圖畫彷彿蓬萊講道曾營半詠

紀題聖澤書院斯文天相有遺蹟講道曾營半詠

休風池閣雨過芹猶綠墻畔春來古自曲山王常

紅岱岳巍巍霄漢表奎光夜照五雲東

書開河驛壁昨夜寒仍劇層水起白波心懸淮北

教多驅車合行邑尚書王杲吊許烈女墓坊芙蓉

後擾擾一經過

從何得鐵石肝腸總不如我
題詩重起嘆萬年風化見唐虞
張節婦趙氏連理枝條風負貞操
試看夫婦心同結可識君臣義莫逃
色尚書吳嶽

題王蜀山草堂鮮組應從麋鹿遊忘形真不悞
幽鱗君滿散無拘求會向滄浪共小舟
邑人張鳳

羽過王蜀山村居
斷霧遊仙襟韻清如許
臺閣文

青山寺
古寺殘僧客到稀
獨便一枕暫忘號
又晚

登青山寺石門閣
朝漱極風色闕黃昏
石門星光

孤亭空八柱遺派尚雙滿
山鳥啼深樹又甲辰再
天風送晚秋登臨無
限意長肅白雲頭

登青山
且波青潭月吟詩
剛對白雲僧
岩頭老槍

鳴新籟谷口春
煙飛鳥見孤城
邑人祝廷學汶南

村居
隱西山晚更佳
絳霞映爽人家
茅堂但

得春吟
粗容膝隙地何須
畫
又九日憶曇山舊遊
孟彥蕃
惡曠無那強求歡
忽憶山中舊
考槃風雨
讀書寺
取次遊歌引
菊難佳境
盱眙李言恭書郭
大司空後樂園
神武歸來日
著書門垂五柳
見懸
隱居星斗尚
期趨劍履
烟霞
雨混
廬陵郭子
章題水心亭為路叅軍賦
通亭臺來海上軒檻出

天中幕作蓮花麗劔成斗氣又臨川湯顯祖寄題

雄尚書鳴珮里不是蠶胡東

仙即賞勝逐年新舊記登臨送入泰正好科條

吏語那堪衰白障胡塵尚書起第人原重太守還

家自不食最是湖南盛商城王

古月細波并作交陽春

落目照平蕪鱧魚已見呈佳兆首苗何言不共國

最是悶齋堪坐蘭

獨採片玉映水壺雲間董其昌過汶訪路子良別

業專雲路公聖招鶴路家池

憶汶水南都兒草應扣合過盡征鴻箭未歸又邑

人東英咏漆泉寺木除鐘磬數聲人語寂滿廊風

過落又邑人祝廷學咏秋蟬夕陽水怨多蓮喬

花深沾露冷隨風清響出林微自辟廣弱遭逢晚

誰恨吟孤應和稀羽化仙登何所齊秋長端問是

和宿遷深壘送李希孔還汶陽

一幅輞川千里月片帆琴韻五更霜龍門此夕瞻

元禮淮北他年憶魯狂別後好懷應寄我關湖寒

馬口又補李空同贈孟明府自桂林量移汶上少

相望東邑幸萬里北還人挂已他時苦花須滿眼春遇

逢思夙昔餘別見交親莫小刀試元為驄馬臣

又贈孟監司望之赴任三首嘗知汶上有寄我之

作南輟江湖棹東飛沓旌勇辭知風立性強起為

動季又汶上篇仍舊花多海色捶竹德山雲謨新相秀匪

膏思又麋鹿遊山性蛟龍吐水心得雲恐一天

下近如何又起食野不孤吟汝去觀滄海子嘗慕

孔林何時携樽何大復喜望之量移汶上嶺海投

酒同躡泰山峯

望里遠時三年一消息萬里轉相思歸馬先邑人

知曉驚鳥尚繞枝湘江催發棹願報北來期

邑人

文上錄

劉原山嘉穀合頴詩指日揚塵度玉壘喧城鎮

鷲新來僕射陂健犢款登新莎壘雙虹斜抱邑人

若雲技濃薰官舍吳綾被不是長衙睡足時

岳泰初秋詩秋風老至萬竹蒼坐疑畫舫入蒲湘

玉樓苦愛青氈冷未離笙歌醉洞房

漢衛尉衡方碑府君諱方字興祖肇先蓋堯之世苗

稱阿衡因而氏焉道履該顏原兼脩李由聞斯行祖

諸砥儒術安貧樂道上階夷愍之貢經常伯之寓門位

左馮翊先帝所尊垂其竹帛考廬江太守兄鴻門位

前之美少以文塞敦龐允祥誕降於君天資純懿昭

東令尊尹釋之尊保障二成參國起彼班叙侯相

將繼南仲邵虎之忱飛真軫之旌操案

來王之蚤會喪太夫人感倍人之崩風悼蓼莪之

幼勞寢闈苦仍上信倍榮向哀扎服洋除戎

拜戰土佚費省巨億揀廣之在邊恢魏絳之和

戎戰土佚費省巨億揀廣之在邊恢魏絳之和

界終動即遷太醫令京北尹舊都餘化詩人霜

微拜勳即遷太醫令京北尹舊都餘化詩人霜

並有亡新君存亡繼絕恩隆寬深鷄火光物隕人

錄功入登衛錄存亡繼絕恩隆寬深鷄火光物隕人

單襄穆典謨己從詔選賢就勳先遠康之未君

孝桓建寧初政朝用舊臣留步兵校尉慶六師

之剛維時假階授察職受任決向奄離寢疾

六十有三建寧元年二月五日癸丑卒詔遣使

弔賻禮百賓臨會莫不失聲其年九月十日

酉葬蓋雅頌與而清廟肅中肅起而祖宗

尼既歿諸子綴論斯干作歌用昭於宣

銘以勒勳於是海內門生故吏我我我君懿烈孔純

靈碑鑄茂伐必將來其辭曰我我我君懿烈孔純

高朗神武歷世忠孝馮隆鴻軌不忝前人秀鍾迹

主德義是經韜綜頌溫故軌前呈攬英接武南會邊

晏平初據百里顯令聞濟康下民曜武南會邊

民是鎮惟憂及退身參議帝室劄符守藩北靖

有含澤戴仁聲香能恣能惠尅長克居不虞不陽維

明維光耀法言稽占道而後行純乾業業素絲羔

赴赴光耀法言稽占道而後行純乾業業素絲羔

羊閻閻公憲華樂只君子規履槩乾業業素絲羔

王臣群公憲華樂只君子規履槩乾業業素絲羔

門生平原樂陵朱登字仲唐文林郎權知龔立

縣令攝中都縣令邢審容葺新廟學記穆宗改元

走承內命攝宰於龔立既至未遑恤於鰥寡而首

開乎先皇之遺訓以復身躬而射田夫里婦乎進

地之真味非大明高懸而罔瞻氣體繼之解而

采嘉石樹

我我我君懿烈孔純

我我我君懿烈孔純

我我我君懿烈孔純

我我我君懿烈孔純

我我我君懿烈孔純

我我我君懿烈孔純

我我我君懿烈孔純

我我我君懿烈孔純

我我我君懿烈孔純

我我我君懿烈孔純

我我我君懿烈孔純

我我我君懿烈孔純

我我我君懿烈孔純

我我我君懿烈孔純

我我我君懿烈孔純

卷之八

慶之而以藏息焉備歲貢於有司庶幾將來
風復先於魯也至若先聖問與天下篤敬行之
手日月數如六籍非無敢稱今明紀者更而已矣
長慶甲辰歲末初西美思聖堂記畧中都昔魯邑
建亥月壬午師中為令之二年構堂於孔子之
宰焉汝南周君思聖謂為政遊息乎此宜求孔子之
西而名其思也或曰聖可思歟曰聞之顏淵曰舜何
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夫聖人之道至微
妙宏遠而吾所謂思之者非敢以為必至也政令
之他張刑賞之取舍舉而措之民者必及覆不必
盡心焉求其有當於聖人之意而後已則錄不必
至亦庶幾弗畔矣堂以元祐三年六月始建映月
而成予以是元七閏研存王積翁思聖堂銘光緒
紀其歲以是元七閏研存王積翁思聖堂銘光緒
尼山毓聖兩儀立心研黎立命中都雲平汶河月
瑩百王興思篤代起誠惟聖與凡相去一間君子
中庸小人則反精一難持微危易轉思則得之弗
思彌遠再思謹思貴乎思誠克已復禮為乃精

徒思無益不如學也

皇明漢陽項誠重修思聖堂記

其至厚也以其無物不載日月至明也容光之際
無不照四時至乂也運乎萬古而不窮然天能覆
物而不能載物地能載物而不能覆物日月能照
照臨而不能載物地能載物四時徒能運物而不能
明若夫聖人之德則有以詠乎天地同乎日月合
其四時並包而不遺矣三代禮樂聖人損益百王
憲章聖人消息三緝以明九疇以序家國用和鬼
神以享誠所謂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
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為宰是邑教人不惑者
樹路不拾遺器不彫偽制為養生送死之節一
四方皆取則焉至今二千餘年其流風餘韻尚能
使人感慕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念豈非聖人過
存神之效乎宋元祐三年邑宰周師中構堂於公
宇之西而名之曰思聖是能求孔子之意而行其
政者元大德三年東平孫公善卿來知縣事又重

脩之然歷歲既久不能無廢但所存者故臺遺址
崩摧於斷磚敗瓦之間而已爾
聖朝特興之資於洪武二十三年來宰是邑視篆
聰明特達之賢已惠以及人其善政嘉猷令聞偉績

日益宣著
事賜織金紗衣永樂七年特陞濟寧州知州仍掌
上聞而賢之為公事之暇從容謂予曰誠祖於
以懋不竭力為之愈加勤謹予曰誠祖於

治人之事固已得其大矣但思聖堂舊基未獲
興復於予心實有歎焉由是捐割已俸倩工雇匠
運材木購磚瓦卑下者高廣之廢墜者增脩之不
數為我宇廓無丹腹粉堂燦然一新事既落成先

不獲已竊惟侯之重脩是堂蓋欲以予己之心聖
有申天之心已之政行聖人之政如在燕居則思其
仰慕之誠見諸夢寐故發而於事為自有不能已

者侯名誠祖字惟沖山西平陽解州人其言辭
重脩文廟以居聖賢之像創造廳堂以張官府之
威壇場之制煥然而可觀城隍之廟秩然而可擬

至若架閣有房公器有庫法度嚴明獄禁不設民
之愛戴若赤子之慕慈母是皆侯能思聖人之聲
行聖人之政而致然也簡自今以往鄉衣冠之風

於然見燦之光藹然相告曰彬彬魯之風復見
遠近聞莫不欣欣然告曰彬彬魯之風復見
於天矣為汶上之民何其幸哉嗚呼聖人之道

可與侔也今特紀其興脩之始末俾後有
知量也今特紀其興脩之始末俾後有
馬勸也今特紀其興脩之始末俾後有

有思聖堂思孔子也孔子之道遠在宇宙近在
身耿不寐無所不思曷以名堂志也昔魯在吾
公九年孔子宰中都十四年攝相事而教托大始

夫道無補於空言莫難於實用實用莫難於托
故商邑之協以昭丕式之化豐岐而造以開都之

之仁人但知插相三月而魯大治而不知開都之
文上卷之二

文上卷之二

文上卷之二

文上卷之二

幸四方之則基之也此思聖堂之所由建也然不
 曰廟而曰堂者本原之舊邦乃嘆曰柯氏以近孔子
 子欲其道之本原之舊邦乃嘆曰柯氏以近孔子
 即出守充為魯之舊邦乃嘆曰柯氏以近孔子
 於是居思孔子善變之方而此非魯中耶食之堂先
 會至道者始乎唯歎曰此非魯中耶食之堂先
 思聖道者始乎唯歎曰此非魯中耶食之堂先
 斷堂者始乎唯歎曰此非魯中耶食之堂先
 窮之風雨漂搖其先聖而思聖祠之心或足以登堂
 而興使允相與成之也何難哉因命葺而新之
 上以倡為之幸者為記思元學士李謙聖
 又以存孔聖之遺下以寄為記思元學士李謙聖
 澤書院記畧城野之南湖水之側有講堂故基存
 人欣慕聖澤不忘云耳其興廢不能悉考所知
 者魏孝昌丙午陸悅天寶建之由後吳生所著

聖充公卜大夫則徐浩元祐四年南陽周師中作
 程浩所撰夫子廟堂記元祐四年南陽周師中作
 幸是邑重加脩建王堯年為之記或以為講堂
 當在魯而不在汶殊不知弟子從聖人周流四方
 之時若過宋而習禮於樹下遊舞雩已五問崇德
 之感皆禮類也樹易脩夫子春秋不專在彼又奚疑
 書定禮樂周易脩夫子春秋不專在彼又奚疑
 二百年來贊惟傲擾於灰燼鞠為瓦礫不知幾
 柯時矣故東平教授撫卷生馬公於至元三十
 年得地一十二畝復建大成殿四楹中武聖容後
 水少監馬之貞餘年益張源泗楹中武聖容後
 十普像功頻就緒西益張源泗楹中武聖容後
 迭與文請餘名德之不脩學之聖人講於文詞
 始以邀聲名者利祿為計非聖人講於文詞
 之末以邀聲名者利祿為計非聖人講於文詞
 賢居其堂為教以聖賢之學為學也
 可也

皇明楚潭周御聖澤書院碑

子宰是邑時政餘講學之所俗所稱釣魚臺是已
歲時奉祠如闕里故事自魏孝昌而後懸唐涉宋
迄於勝國代有興廢載在李謙記者可舉見矣我
國家二百年來仍舊貫而無改作有司春秋致祭

世宗初巡撫都御史陳公鳳梧始下撥移建今縣治
紳士試斌馬居無害祀省入廟專為講肄之所
又五十餘年而書院之禁下矣坐是荒蕪不治瑩
飛登走垣若毀殿宇若撤殘碑斷竭覲繫於瘠烟

荒照之識者有曾壁仰而思腐而嘆曰嗟乎先
侯來署際事務篆問狀仰而思腐而嘆曰嗟乎先
師如蠶世為王中都實賜之魂即論堯都禹甸何

難且未幾以直指行詔解蒙而去也屬尚令瓚至
以精治理留心聖蹟視不安有加馬迺首進父老
子弟庭詔之且語為古中都已先師植其地焉遂

願開浚夏辨志之區惟淵如先實其地焉遂
所訓迪之人世代遷矣風流如在儼令講約之蹟
遠荒則聖澤之謂何暇新者聽於是廣出俸緡佐
經費而庀材鳩工分能任事以教諭謹先為之督

率諸生王有道檀芳速掌其出入榛穢誅之浮演
垣鄰蘭所設戰門中真勸座至金石之刺則有若
吳生之所悉臚徐浩所題類會公之書程浩王堯年

聖像儼然南而矣令率父老子弟行釋菜禮告成
己介二子請碑余謂聖澤與天地浸灌子未費不
兩處霖霖而區駒粵宜其榮池則江河浸灌子未費不

歸其潤聖澤非手固宜多士孺慕庶民子未費不
無私終功何有知先聖不私一汶而聖人之澤豈
汝人之所得私執必先聖不私一汶而聖人之澤豈

唯否否有是乎攷之定公九年孔子為中都宰制
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疆弱異任男女別序
道無拾遺器不彫偽行之一年而也方則汶之侯則

馬曰則之則非必如先師之一於汶也方則汶之侯則

馬曰則之則非必如先師之一於汶也方則汶之侯則

馬曰則之則非必如先師之一於汶也方則汶之侯則

馬曰則之則非必如先師之一於汶也方則汶之侯則

馬曰則之則非必如先師之一於汶也方則汶之侯則

馬曰則之則非必如先師之一於汶也方則汶之侯則

馬曰則之則非必如先師之一於汶也方則汶之侯則

馬曰則之則非必如先師之一於汶也方則汶之侯則

得私也又考是年得寶玉大子歲在庚子明年辛丑由大司寇行相事以其事局可忘也且以我公

之惠况散邑曾幾何頃而政通人和百廢俱興表

章先聖之隨踪脩復累朝之曠典尚侯之功皆其

功也故無論惠澤汪濊歷二十八年亦上章詎可

忘哉余遂進謝不敏因思曩之有事於斯月詎可

大矣陸公南陽周公教股鄱水二馬公西益張公順

濟南江公真定賈公不救黎矣至如

宗朝吳君瀟動渠鼎建張公惟誠之籤意復古不

可謂無以風之也廼士之產於斯者則接遊仕術

出入三事所稱尚書里者在而然則魯南大臣

文學都手奄性有能望儷美者乎以斯知聖人私

淑諸人也司馬遷亦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

不能至然心鄉往之是在諸大夫與二三子勗之

而已矣自今以往吏於其上者洵夙夜惟先師之

政生於其鄉者亦夙夜惟先師之學有能打圍生

民登咸社誥無不備之有意至矣者請即相與

書院與聖澤不斬與闕里快麗賢有司在都者廢

若曰吾方為理而茲且未暇及也是宰中而者廢

講學矣吾所不敢於是為之碑以歸尚令而系溫

伏

明望封章士民馬依吉凡康率驅百靈暨萬方有

相望封章士民馬依吉凡康率驅百靈暨萬方有

司腹食必且芳繁誰操戈議道旁維云典禮聖蹟

荒我來懷古一沾紫真宰為泣民其忘有美尚拜

司封疆乃桴鼓之士傍徨崇簷密城房廊廡朱几

廟學記孔子之聖極於化務真於道先自生人

文

止繼承大統以興學養士為洗所以致本推敬

夏四月立石

皇明兗州府學教授九江孫惠重修宣聖廟記畧

誠祖既布德宣惠治汶之暇一日集僚屬與學宮
之職事賓友而相告曰誠祖於日民一事固已得
其大畧矣第吾夫子殿宇傾圮甚非所以光學
而作髦士有司得為而不為予曷敢緩幸計吾
秩之儲可以集事衆皆忻然遂鳩工庀材爰於
新朔始於永樂十四年二月落成於本年五月
林告厥成功典教以爲侯之功不容民時山東
善徵予而大學士東魯許彬重修廟學記畧古中
記其事云嘗宰是邑其廟宇由來歲月已遠不無
增壞正統中峽之節陽盧侯茂來宰是邑慨然欲
增修之殿堂門廡靡不完具未幾以致政去會陝
申侯榮闈張侯臨代之距今又十餘年矣觀其規
制雖美而祭器諸物漸至損壞遂增而新之使數
十年傲規傑立於汶水之陽嗚呼聖人之德澤及

人者深諸令之同心右文者厚盛美昭矣乃校
前時天順五年莆田彭韶中都新闢文廟路記畧
云尹張均琮以平涼茂才宰斯邑興學育才諸有
令尹張均琮以平涼茂才宰斯邑興學育才諸有
開於岸事者率振作之恐後以朝壅於市居未
耻道一稱尊崇之典以捐金質民舍暨曠地闢之
北廣不稱尊崇之典以捐金質民舍暨曠地闢之
袁九士大夫因傅士陳均嘉謨馳翰徵言於予俾
邑成郭朝賓重修學記畧永清張侯之

先師見廟庀陋蔽漣瞻嚮弗稱登明倫堂釋諸生
事見堂傾圮尤甚齋舍併廢講習寔息無所主
學李君斐等以修復請侯毅然為己任時方務
以休君輩因寓書於請記予少遊是宮若
新之未聞也因不辭而記之為吾鄉諸賢告焉
道之未聞也因不辭而記之為吾鄉諸賢告焉
日人受天命之性以生是以有君臣父子夫婦
幼朋友之倫知能之良莫解於心而動作禮儀

文上系志

詞一出馬即事即物性無不寓非有待於外者也
 之所以於禽獸者惟在於此故唐虞三代靡不
 學技之微乎戶庭之間而裂於高遠者以倫
 而安馬之微乎戶庭之間而裂於高遠者以倫
 乎一及周而衰橫議起而有物之謂性命者有
 也及周而衰橫議起而有物之謂性命者有
 不不足明而成務之用式是其物之謂性命者有
 禪倫則興端而已耳矜石物者以倫為非徒無
 而後又害之雖聞則曲藝而巳耳夫其有憂
 務者不本於人倫則曰藝成而下每舉堯舜三
 嘗曰攻乎異端曰曲藝而巳耳夫其有憂
 教有婦長幼朋友之際恒諄諄焉然則天下之
 復有學如於人倫之外我國家著令九郡邑堂
 其不意與堯舜三代異耶然倫名其曰明正欲
 夫治不古若者無亦上於巷革甫縫掖充綸家
 而治不古若者無亦上於巷革甫縫掖充綸家

學昭如也性命非精然道不遠人人能私道夫子
 簿書期令之外降乎其中一以正風俗為首務
 完堂宇令諸生升於其間者發之有不謂然興
 是役也財取諸學田所入及士民所願助者力取
 諸夫役之餘民不知勞明倫堂五楹東西齋如
 之數壇星門內鑿泮池一建石橋於其上門外
 屏壁始於萬曆二年四月與賢毓秀翼以紅欄
 先師廟五楹比舊增高三尺始於萬曆三年正
 以七月落成侯德政甚多茲不省著其所以作
 之意與修復歲邑尚書路迎為賈侯重修城池
 月如城界在交郡水霖濼陶泰四文諸水下游
 畧城界在交郡水霖濼陶泰四文諸水下游
 夫修築夏雨補塞缺額餘地為司土歲以為常
 旋復頽敝嘉靖庚戌豫川賈侯來尹是邑興學
 農平徭均賦既逾年孽胡操戈於薊北豎弄兵
 於河湟兩臺檄下所司修城為備侯即登閣見漫

患傾圮駢難成列人難並踵乃喟曰城以衛民陰
 以守國此何如也遂具議達曹漢兵憲乃酌戶則
 以鳩衆訪殷實以監工檄僚佐分而董之議視
 舊城加厚五尺通以高計四丈二尺加厚一丈之
 餘又議築月城設重門規畫已定布令趨工十餘
 座不擾再逾月城皆報成馬是役後奉兩憲公之命風夜
 於公克襄厥事文之人逸居而免震驚之患殆將
 沒齒不忘也侯茹蘗檢身戴星蒞政門絕私謁庭
 鮮籍績修城特其一節耳豈足以槩其賢哉侯相國
 南鳩之裔孫居官行已家學淵源蓋有自西云三卜
 學士寧陽許彬分水龍神廟記畧里曰南旺湖周
 回百餘里前都水使者嘗患舟楫性來漂沒無定
 故築堤其中綿亘南北七十里置椿木兩旁中實
 以土以爲緯卒之路堤之西則瀾漫浩渺冬夏不
 涸其東則地稍高阜水中分之南通濟寧北抵安

山皆入河故道通舟楫性來甚便其上建龍王廟
 以鎮之前此治其事者少有急忽則風濤暴溢堤
 岸衝決奔流怒漲舟楫為所吞噬而殃及民王事
 往往也去年秋池陽孫公仁由進士拜都水主事
 來蒞於茲既盡心所事復親廟貌傾圮慨然謂治
 水簿魏端曰自吾奉命以來堤防堅固何以妥靈
 者雖歲之蓋新之端歸語知縣丞李昂王
 屬茲歲給政典史方俊各出俸金以相成之乃集
 民丁在官者葦石陶瓦鳩材庇事撤舊營新規畫
 加於前而人不知勞工既告成端詣
 予請文爲記因書其事俾刻之石
 尚書祠記畧為工部左侍郎
 皇帝遣往山東議處守臣所言漕河事錄馳入其
 境稽老考迹知漕河元故運河也洪武中河決原
 武過曹入於安山漕河塞四百里自濟寧至臨清
 海不可行作於安山村諸所陸運至德州
 皇帝肇建北京立運法自海運者由直沽至於京
 自江運者浮淮入河至於陽武陸運至衛輝又入

司空李錄宋

於衛河至於京海險陸費耗財弱舟歲以萬億計
 己命工部尚書宋禮修元運河發濟兗青東民十
 五萬人登萊民願役者萬五千於戴村橫亘五里
 而治之禮用老人白英壯乃分為二以貫三入
 過汶勿西流令盡出南旺作壩於戴村橫亘五里
 漕河接徐呂以其七北會臨清合漳衛塞河口於
 曹鄆濬沙灣至漕故道以行水蓋漕河之廢自二
 患生焉河善決則淤水病涸則滯自是漕河成而
 海運廢矣祭法有功於民則祀錄因陳禮功可祀

勅遂下有司工部主事王寵又言刑部侍郎金純督都

周長佐禮之勞宜不可泯

純上嗣位六年俞鑾等之請命於南旺分水祠禮以

又六年工部郎中楊淳始釐正如制淳登主事王

奎來徵予言夫人臣之奉國事也富財者創之慎

慮者守之徒守者盡事而不暇國數創者勞政而煩

民是故俗之所厭聖人不強行民之所安聖人不

宋公之治漕河改因元哲臣之迹采今達民之謀

利流泉之宜操獨決之智因民之欲避民之勞

是者置閘以防洩蓄湖以永灌引泉以備涸時浚

以疏淤漕河大成萬世之利也夫慮淺者易動尚

奇者好更昧於事者恒作忍於民者喜後故事之

敝也柔者廢剛者憤予待罪三朝備員卿末今老

且病行將明農以待盡經始於正德七年春落成

於十二年冬馬祠之建庶垣壘具備列刻於碑陰

主事院桐胡瓚宗魯堂記故尚書吳公嘗退隱於

教堂肖其像而依馬今頽然就地而吾夫子獨

存龔使君與余命工葺之既畢後因來請名且告

寂滅與吾道敵者非二氏乎又安得列其所傳而

也愚夫愚婦瞻佛老之像則焚香羅拜無敢不虔

其側亦大惑矣識者謂夫子帥事柱下稱其如龍

不曰聖人無常師乎河海不擇涓流未聞涓流得

與河海並也吾夫子像之既存者不敢謹仍其

舊而宗事之余不佞將以畚鍤之暇借二三子講

習其中於是顏其堂曰宗魯或者謂吾夫子秩祀
 編窠寓是區區一丸土耳母乃褻乎則又非也昔
 夫且宰中都汶上古中都地是稱所仰翼之鄉
 顧皆水注洋洋瀚遠通於海又安知神聖之靈不
 鍾於是耶子以是區區者近褻獨不謂並列於三
 推其功不在禹昔者楊墨塞路孟氏出矣浸淫於六
 遂有五胡之擾其後天書幻妄道教是崇遂有金
 狄之禍傳有之國將亡聽於神非此其微乎我朝
 明鏡一聖真尊信孔氏余猶記童子時學士先生
 非法不道諸子之書不在六藝者不以入於制義
 頃者各標宗旨競悟真詮始猶援彼而內附既且
 誦我身誓不取悠一譚長且安窮余不佞童而習
 靈之終身誓不取悠一譚長且安窮余不佞童而習
 為三教堂近在宇下迺撤其像正其名豈敢附於
 必也爰記其事付邑人吳嶽撰張水部重修里門
 梁簿勸之堂中

記畧 汶諸流會奔逐隈為湖四望可百里許獨魚
 推往來即餘為息止寔然野處數十年米山潦
 紆迴浸成沃壤農事日興室廬鱗次負販工技亦
 稍稍聚多時有偷竊覘規踈曠掠逐牛馬工人患
 之莫可誰何余兄弟方為諸生實居河游屬秀水

容語及民事且曰邑里遼絕師郭即有寇至奚
 禦諸余兄弟起謝計無出公為相度地形曰南北
 西衝可為里門三綿更周遭之可為長整一曰南
 鎮整綽短垣庶有備乎居無何公以外艱去時又
 且發塹堦而門垣傾圮僅存址墟近復存歲侵盜
 謝病於南旺距夜警會常熟張任之即鳩上舉事
 余造請告居常懷夜警會常熟張任之即鳩上舉事
 更用張舊制規增里門為四區所晨昏嚴閉啟
 南北增木橋二即緩急可撤也垣益高壘益深不
 再月而事竣遠近矚目狀如郭然其人力取役
 夫空暇民不告勞材木伐河需斷樹磚石悉官府
 棄餘財不稱費於庠世

率多遊觀葺榭徒為厲階今茲役匪直母勞費訖
為吾紳保國俾人皆安者寔維張公力嗣是仁人
張並修頽補廢將利益母窮增置五達之繫獨亡
名文鳳字公儀號立吳公名鵬字萬里號默泉張公

齋俱切家進士云
教諭漢陽項誠史侯德政記
畧夫世有矜憐則但一於慈愛而無紀法之施者
之念者又政不勝德也兩者斟酌德政兼舉見汶

命上史侯為然侯以洪武二十三年冬奉
未康是邑孜孜忠勤即飲未闢霖雨不忘無字故民
從此而增詞訟因之而簡驗貧富以定差徭尚勸

教以厥風俗憫窮凋匱養老禮賢由是汶民室家
相慶糧無遺負事無停滯人不逃移又能振其紀
綱調其度數一發言布令如將鼓響應然故吏畏

威出俸不敢犯民懷惠而不忍欺焉至於修營學宮
永樂七年夏
上聞而賢之遣使賚

教特陞濟寧州知州擢嘉善縣令賜金繡衣一襲
千貫勞以尊酒可謂褒崇之至矣侯宰汶二十有
一年擢知州又六年其事治民安淪浹已久今年

丙申當知州兩考之期會本縣四鄉老人李義等
泣陳之願言刺石昭示不從抑俾後宰者領所勸
教故當時之人立碑於峴山名曰墮淚乞今觀之

人無不感動也者且彼當吳晉交敵之時與羊
天子四海一家之日自今以往則汶民之患與羊
叔子相悠久

政記昔者當嘉隆之際而郡邑之治也上意於
軼於法故使輕於自行其意而難於蘇於其時
民之苦連城列邑去而見思者幾何自時而後

制御史之法密於舊十三使民之政益於舊十七
以而稱惠養休息則其勢然矣恬於今之所謂
忘於昔之所難可與樂成乎扒汶陽之為邑古

之中都聖迹在馬今之兩都大道舟車之而跋履

而啟有日矣趙公當嘉靖末而為宰春秋盛也明苦

望馬不與徐河濟之間既為年邑君之發為仁且四十年

矣垂白禪盧思慕而誦吟之如其始去去六何禁民

信不可解若此法或曰公之屬精修政德斷神行

豈惟趙公曰唯若法所通變今之良吏亦多循行

順者難法由初始則及民深數之則壞則均民多

徙公履畝而正之畫野為區表區為限以手為

橫而未為理豪無所并猾無兩賦絲以手為

子舞文之奸以陰陽而上下既均其數始立其

編數如指日月權地始均為此故所未有也方

母數如指日月權地始均為此故所未有也方

公為太息乃開馬於應門手合符而給之即有

借輒裂其繡而廢吏時平息肩此故所未有也

九歲之政不更張乃計歲有需無地告公謂其直

於官而代之以更厨傳旁午民無聞焉此故所未

有也允斯極由公病單遠近慕而行之或請諸

郡使挈而為令克部州邑且幾半矣吏習而民安

之至今公之遺愛顧弗逃與其時州邑之政何如

今日彼且以操縱由已勝任舞輝思而獨致為我

老又弟畫澤宮廣規武歌且舞輝思而獨致為我

也崇刻案臆錫集以洪波環城不露其趾而壯麗

於魯者朝而投牒文以石程書握管而銷之疾如

水訟其情巨盜楊紉而挾狀即有大辟不越信宿

畢得其情巨盜楊紉而挾狀即有大辟不越信宿

隊技行譚笑指不膏潤風行淪肌決骨無梓鼓聲於

不出於法懸不難能者從之非公所遺遠於人

神於聽斷則又難能者從之非公所遺遠於人

民有抱布而鬻聽於塗而夫問地則有澤蘭志馬

贖所失物在人群中解戶受金於府歸而匿之床下

贖所失物在人群中解戶受金於府歸而匿之床下

贖所失物在人群中解戶受金於府歸而匿之床下

厥明亡金命昇床而訊之因詭其婦有私而伏者

焉公不出其主名俾復其所則已厥明得金或

以失貨於盜獲盜而飲其徒曰孰謂君智尾者獲之

富室之婢逸父則殺告責主人以婢屍而繫其父

以待隸持胃絮為信姓給婢母以女來則坐其

父諸如此類長老傳誦至今禦之夫西門政成河

內聊借神於投巫廣漢化行穎川亦摛伏於問馬

疏冤雪疑洞如燭鏡不充異政乎則其太以吏制

法既為百世之利使人思而不能墜也類其閔曰

載禁民之生祀吏者汶人之祠諸學官之右萬曆

法而陰俎豆之如初不碑以石而代之口暨歲

卯郡丞劉公署篆方新問俗於文而哈公之頌聲

謂邑令李君曰齊陰紀裴穀城頌冠百城而於

境今其如汝而獨闕也夫其圖之政令君曰諾爰

以於遠為碑祠下而徵諸行無隱而再思乃敬

受命夫澤無遠近久則爾傳地無隱而再思乃敬

公方以名卿耆輔都將相而東施功烈震耀乎

廬石室之史將不勝書何徵即數十年之廢

今而舉之又將以顯社錫信何徵即數十年之廢

者九成之臺基惟覆萬里之塗發則尺轅言有

爾民知有令之勳名焉奕豈直也人亦汶之所累

之所易也無亦衮衣章甫之何疑於政顯乎且於

與李君以之言復劉公曰甚善微哉稱聖師之教

也勅之石碑可也趙公名可懷四川巴縣人嘉靖

乙丑進士以司馬中丞出鎮於楚且入贊矣劉公

名師朱直隸開州人萬曆辛卯鄉進士汪公名非

諸西興安人進士盧進士人庚辰進士汪公名非

陝西興安人進士盧進士人庚辰進士汪公名非

金壇公名仲譽直隸成安人辛卯鄉進士汪公名非

公名東成直隸南樂人乙酉鄉進士汪公名非

於郡李君名枝秀直隸肥鄉人辛丑進士汪公名非

衍公之澤於邑皆民主也其不忘前事以此尚書

郭朝賓撰邑侯張惟誠愛養坊記畧
正萬曆二年春
正月天下有

關下詔舉廉能異等得二十五人吾邑張侯與馬

上復蒞縣乃作坊於公署之前大書

天語於其上曰愛養百姓一顧諟而不敢忘焉侯之

言曰吾遠臣也何以受知於

蓋乎此坊之聖母賢侯也此不可無述焉予記

聖訓幸而際之聖母賢侯也此不可無述焉予記

何記曰夫政則民者如乃令之視民鮮有如

之記曰夫政則民者如乃令之視民鮮有如

寡矣吾邑當水陸孔道賦繁而後重定戶以給馬

困年供億無計夕以充解額外之徵妻子悉數民

願非侯養之而誰也侯體慈祥精敏誠議事

必究其弊因弊而立之方以養民則養馬均於下解

立投櫃之規鹽取諸日賈辦也則議帶徵看倉人

後負累也則政談吏濬泉河駱宋家窪而洪水不

為災儆荒田之入時其咸散可乎穀價而然若更

生馬川侯之所以愛養吾民者皆因民之利而去

具官而常平一法於荒政為尤急往歲一遇水旱

則立視其死耳侯獨能行此而一邑之民無不賴

侯以養今歲方不孰而最無其貴之憂其效亦可

觀政非已出雖議紛更世他費者乎得無豈不知

以政非已出雖議紛更世他費者乎得無豈不知

欽齒不知散任姦黠侵漁而莫之稽乎則民何賴

記其事以為繼侯者吉馬主事胡璣白老人祠

記余既至南旺求所為白老人廟者金以其御對

風雨一則為龍神故事當謁廟迺慨然一室崇不敵

嚮其一中則為龍神故事當謁廟迺慨然一室崇不敵

善也他日之坎河吏請如故事則其廟三楹左

翼各一時東平李倅國祥方議新之顧其制無異

戴村獨兩配異室耳詢之掌故是固懲戴村之失

而葦正之者也余喟然嘆曰楚固失之齊亦未為

得也祭法有功於民則祀禦災捍患則祀非此疾
海祿乎安得並為二也且天地之氣宣而成川安
得有一形記有之泉不在深有龍則靈是龍託於水
者也能潛能飛有形矣安得為人英故人也安得
先乎神禮每祀必祭土地謂其為廟祐之主也神
奚安得共人而蓋為昭穆也夫同堂者非以異室
而正其功也英於漕渠忱有功矣於汶之神唯郊祀有
之論其功也英於漕渠忱有功矣於汶之神唯郊祀有
少拂然且絕地脉或曰英不當祀與曰非也
禮有其舉之莫可廢也故廟之既毀者吾弗敢議
新也廟之既新者吾弗敢議毀也其於戴村廟後
册為一祠令其子孫奉其衣冠而歲時有事焉伴
沒者歆其類而存者得伸其尊庶其可乎昔伯宗
安得如英也君而用其篋何愛河決於故象從新
寵昭其報也踞從舊名紀其實也祠始於丁酉十
夫一月成於明年五月凡役夫二旬費金錢三千文
上丞郭維澄董其事

邑人王賢撰旌表烈女許慕

貞合葬墓表畧汝城東門外百武有許真烈墓馬
也幼即知若庭訓戰禮容志節耿然許字劉生夢
席未如而劉生不祿即謝鉛華舖夫位遙望摧毀
誓終合葬剪左耳寄姑以納棺馬或勤之更適怒
曰生許死忘可同人道於犬昆乎竟囚首奪髮以
待盡會兩墓交章表之卒與夢席合葬以成其志
詩箴則異室自殉同穴氏誠義者鮮其子曰嗟許
媛知從義矣俗澆耻喪蹈義者鮮其子曰嗟許
貧臣竊君祿夫骨未寒而鉛華再飾市道不在三
網外矣矧貞烈存聞息問乎夫常變靜定之謂貞
從容就死之謂烈許媛守而烈終無死或謂貞
其配魯義姑之祠也固宜銘曰劉長乍無死成仁
瑩許媛全而薨東華秋月胡聲胡不歸廉頑立儒倫
用以正采厥宅里樹之風聲胡不歸貞借我一從禮教信
胡不歸忠借我致躬胡不歸貞借我一從禮教信
義魯邦所崇變彼季女聞道而興帝曰旌之示此

下氓惟天地長惟日月邑令任丘栗可仕中都餘

韻樓記汶舊之誌士民傳譙樓生五楹馬蓋喬而

前令巴蜀趙公不以啓履攘八面軒殿側寶相

寺洪鐘並峙旦暮聲聞四迄而民聽於今傾圮甚已

清張公令茲邑最久稍稍修葺治於今傾圮甚已

秦思張手崖知成都時每宴坐聽郡樓鼓番漏未

差則詰問治守籤者罪抑何慎也隱以為軍中葉

令宜爾邑幸與百姓共享其更鼓分明何以如希

類范延貴宿洋鄉御中聞其更鼓分明何以如希

聖之賢仍之舊何未材瓦石平直而取諸費擇

匠傭諸役方米荒賑仰給而附不呼而集甫閱月

落成馬汶大夫士咸議中都餘韻名其額則栗生

何克承之夫下上二千年間自尼父振鐸首重風

教嗣是而後幾於絕響故今時之汶習偷而玩稱

心熾標胥徒蠶食荏苒時驟益茲士習樸代織趨盟

介素乘遠點濡以俟夫窮心研自有之醇良當必

天倪淳發訢合暢遂民與官精聯神往暮月而後

大議與華職則登樓一眺凭欄醴酒邑中諸勝轉

陳盡收即境內之田浩顛連會心真攝昭昭眉宇

問矣既厚幸履則賢君下接邑令永清張公請建社

泚之邦思鐸音而拜下風粟生知勉若乃勞韻餘

君又移畧曰歲之豐凶穀有貴賤而民生之休戚

予而無策若慮之不周則惠難徧及有名而無實

此動也本倉新時價減三十分之一挨鄉順社論於均

之開刻粟記多者不過三分少者任便零羅數日

出田里法有不得羅須各鄉置倉隨野之民不能查

社倉之法昔朱文公行之浙東已有成效其後

行則易還時則有利有害大抵小民餒貸皆起於貧

此以屬地素狹游手者眾得稍遇水旱民必銀食時

也利判之大有手者眾得稍遇水旱民必銀食時

六萬到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稅如其價元收糶

不之為永制此少敢犯倉法請今有建社倉如彼而

平糶法但忠定公之歲止籍城中細民倉如彼而

行定公鎮忠定公之歲止籍城中細民倉如彼而

而荒年貸之候豐年止令償之亦不收息惟貸而

負者則去其籍永不得羅夫其羅之也輸元估不

也還倉抵十負欠去籍既廣寬大之恩復嚴精覈

與之法足釋其鎮店之常居已網密集鄉民建置者

四鄉共二十處城東則馬居之網密集鄉民建置者

慶城南則新店王全成村莊張吾村傳村集五處

西則高里表家以韓家坊蔡家林澤家舖桑科集

開河鎮南旺并西關九處北則古城隍李官庄四

以附馬每處各議門樓一座前後房三十間倉三者悉

後房三間廂房二間即置為社學選教讀一人慶

內不獨令其訓諭童蒙抑且資其看守附記一慶

工料約費銀二千七百四十八兩合無給秋成各

各項堪動銀共一千七百四十八兩合無給秋成各

倉易於賑貸每歲銀八百四十八兩合無給秋成各

穀價即困窮已極合候允日本職親請各鄉按籍

春民之困窮已極合候允日本職親請各鄉按籍

面給秋熟貯倉以後每年糶以職親請各鄉按籍

忠定公法其間損益便通准從本職前議秋糶准

時價照原估冬則較貯倉復則銀貯庫每當糶准

完日備將數目附入常平倉復則銀貯庫每當糶准

萬曆二年置買大麥三千五百石環查考又本職當

年給散貧民佈種至三年還過一千八百五十六

石貯預備倉亦當年放出今歲熟又當還倉合

無將此麥種查照入戶住種慶所各就近便社倉

交貯依法款散不必遠赴預備倉以滋勞費以倉

文上原志

平倉有款五千三百一十五石
無失而看各社倉有款一萬一千六百五十五石
三斗有麥一千一百五十四石
可無虞庶乎惠非偏陂政不失乎幸逢有年縱不
藉此倘遇凶歲可望存活其於民生未必無裨於
也

又補助厥設置牛種原申畧查得縣治迤西
地三百九十餘頃年久不獲耕種一方百姓因累
極矣水職親詣彼處度視地勢高下分定工程積
小己盡入運前浸民地俱堪耕種但各地戶災困
年久委無牛種播置不前木職動庫帑官銀七百
四十七兩三錢收買壯健牛三百隻印烙編配以
民安物阜時和年豐家給人足政平訟理化行俗
美二十字為號貯麥種二千五百餘石俱酌量本
窪之災民多寡給額趁時耕種又慮災民冬月乏
卓喂養致有倒失議於本縣東西二關新建補助
廠二座搭蓋牛房八十間并置槽欄以民占官基

額種外所有前借銀兩未經慶補查得先說本職
於本年五月內徵收差銀幸值麥頗登談戶不免
亦耗且催徵愈促則麥價愈賤麥價愈賤則傷農
愈甚本職心切病之議令花刀銀麥相兼交納仍
比照時價量為增添之議令花刀銀麥相兼交納仍
銀四錢二分大麥每石值銀二錢五分准銀三分
乃選委放實人從在於預備常平一倉分投三錢
共直銀三千四百七十一兩一錢二分八釐四毫
一十四兩六錢三分三釐九毫及查得各項代當
四十一兩四錢三分三釐九毫及查得各項代當
至領出倍息償還歲因遇工食季不相承貧夫力食
至領出倍息償還歲因遇工食季不相承貧夫力食
石南旺各批各夫盤纏又屬難措本職議將前收
石預給各役以為盤纏又屬難措本職議將前收
時估已前時收價今將已示集各役支銀四錢
麥每石作銀五錢二分俱已示集各役支銀四錢

石南旺各批各夫盤纏又屬難措本職議將前收
石預給各役以為盤纏又屬難措本職議將前收
時估已前時收價今將已示集各役支銀四錢
麥每石作銀五錢二分俱已示集各役支銀四錢

石南旺各批各夫盤纏又屬難措本職議將前收
石預給各役以為盤纏又屬難措本職議將前收
時估已前時收價今將已示集各役支銀四錢
麥每石作銀五錢二分俱已示集各役支銀四錢

石南旺各批各夫盤纏又屬難措本職議將前收
石預給各役以為盤纏又屬難措本職議將前收
時估已前時收價今將已示集各役支銀四錢
麥每石作銀五錢二分俱已示集各役支銀四錢

石南旺各批各夫盤纏又屬難措本職議將前收
石預給各役以為盤纏又屬難措本職議將前收
時估已前時收價今將已示集各役支銀四錢
麥每石作銀五錢二分俱已示集各役支銀四錢

石南旺各批各夫盤纏又屬難措本職議將前收
石預給各役以為盤纏又屬難措本職議將前收
時估已前時收價今將已示集各役支銀四錢
麥每石作銀五錢二分俱已示集各役支銀四錢

石南旺各批各夫盤纏又屬難措本職議將前收
石預給各役以為盤纏又屬難措本職議將前收
時估已前時收價今將已示集各役支銀四錢
麥每石作銀五錢二分俱已示集各役支銀四錢

石南旺各批各夫盤纏又屬難措本職議將前收
石預給各役以為盤纏又屬難措本職議將前收
時估已前時收價今將已示集各役支銀四錢
麥每石作銀五錢二分俱已示集各役支銀四錢

石南旺各批各夫盤纏又屬難措本職議將前收
石預給各役以為盤纏又屬難措本職議將前收
時估已前時收價今將已示集各役支銀四錢
麥每石作銀五錢二分俱已示集各役支銀四錢

石南旺各批各夫盤纏又屬難措本職議將前收
石預給各役以為盤纏又屬難措本職議將前收
時估已前時收價今將已示集各役支銀四錢
麥每石作銀五錢二分俱已示集各役支銀四錢

石南旺各批各夫盤纏又屬難措本職議將前收
石預給各役以為盤纏又屬難措本職議將前收
時估已前時收價今將已示集各役支銀四錢
麥每石作銀五錢二分俱已示集各役支銀四錢

石南旺各批各夫盤纏又屬難措本職議將前收
石預給各役以為盤纏又屬難措本職議將前收
時估已前時收價今將已示集各役支銀四錢
麥每石作銀五錢二分俱已示集各役支銀四錢

元戶之交納也既沾增價之惠在各夫之預領
一免貸息之苦在官則獲附餘銀九百五十八
兩一錢二分七釐六毫除扣補前借銀七百四
添買牛糞補助災民但贏餘之數原非額項若
不申明難免乾支非所以杜奸弊而圖永利也
照東西二關補助賑廠既經設貯牛種原係干
和應置立循環文簿按冬春季一撫倒換查考
錢申奸弊抵筭差銀農不病賤山麥預作工食
免貸息隨時轉移銀兩餘者添買牛糞以濟災民
買牛借數而又以其餘者添買牛糞以濟災民
可謂惠而不費一舉兼衆善矣
笑誤知議在併置節環報查

汝舊無誌相傳張公廊有誌略數紙逸不存矣王
公賢始為中都督實集斷未經副木為南旺游水
部持去幸其黨猶散在諸藏書家然惟郭生汝所

藏本最完善蓋得之外舅張公鳳羽者也即間有
損益失實而可據者十之五矣若王生興邦所輯
錄者錯出己意幾掩前美百惟一二足備採擇耳
至東原梁起宗者宋太素公之裔也以家難徙汝
上乃日贏糧遊境內凡二年所斷碑殘碣皆劄記
之即文不雅馴而近事頗核抑何得廢焉 邑侯
栗公初下車時博訪志稿俱得前書屬生等次閱
之始於季春中浣再越月而告竣夫生等固陋無
能為役又遽成之踈誤宜矣然富人之名不以金
載好士之傳不因米略所有是非一準斯民即草

野倨侮之習能盡避乎或曰郡國諸乘凡例不一
近議盡去列傳年表純用志體不亦名實相副耶
生等竊以為不然夫孟堅之志亦名為書承祚之
傳通號為志誌者志也亦觀其志而已矣是書也
同與次閱之役者凡五人魏生可教辛卯科舉人
王生命新癸卯科舉人李生燁然丙午科舉人畢
生公亮邑廩生夏生修和郡增廣生

大名縣民趙

準繕寫

邑

民張春芳銀梓

汶上縣志卷之八終

汶上縣志後序

夫汶上故魯中都吾夫子嘗為之
宰及門若冉子優於政者而繼宰
於斯遐想當年所為朞月而化行
三年可足民者其施為大略有芳
規在焉余小子誦法聖賢今既得

使為汶竊竊然喜得從聖賢之後
也矢心自許曰所不願學孔子苟
祿自潤以上負

朝廷設官之意下悖父師惓惓之教
者非夫也憶昔紫陽知南康甫下
車輒求覽郡志乃舍然大喜驅車
以南既抵汶求所為志者顧又弗
具今去夫子之世一千餘年習俗
民風若江河之趨而不可挽獨其
遺黎在耳欲藉尺牘為之指南以
漸還雅道僉謂汶之乏志所從來
已余方苦於高山景行之無自而

師心自用之為難決日間汶流夜漲近逼闔閭及擢舟鄉落驗問災狀始知一邑之大勢其與國人交也酌之以禮際按之以事務徵之以居服參之以獄訟亦復漸貢其情且考圖籍而知困於後採輿誦而知近於殘允汶之流風積習暨諸損益寬猛之故業有以得其要領復聞交城尹蜀山王公嘗為中都故實集斷一帙散在諸藏書家因求得之徐加點次延邑中三孝廉及畢夏兩茂士訂為成書付之

剖劓氏而汶之所以待治於上者
犁然備矣乃余之敷政概乎未有
得也凡百君子其有稔知治體匡
七尺之施回百折之瀾騁九達之
徑含四氣之和者儻取汶志一寫
目焉尚憫余之不逮示我周行庶
幾不重戾吾夫子所撫綏之遺黎
即不敢望紫陽覽志而自治南康
抑亦因志而得所以治汶者於諸
君子也是帙也固余所為請益之
地乎

皆

萬曆三十六年歲次戊申秋七月既
望文上縣知縣任丘栗可仕撰

